震史記畧 七

景宗下
英祖

列朝記略

十一月時護軍鄭東後疏賊鏡之血黨盤據近密管護相緘喉司之
臣武護以語言薄過武稱以妄發游辭閃弄恣意掩護宜加竄黜之典
柳時謨啓辭不思出處等語極其巧慝外補亦云未滅而承旨至有激還之
請相臣緘發校差之說臣竊痛之噫身居三司之列代撰函言視若尋常
崇奬擢拔惟意所欲令枚前後明命之下略不動念一無情討之舉大臣
之孫負殿下胡至此極三司譴責之後少無引罪之意洩泄盤礴無異平日誠
可謂放肆無忌憚之甚者也答曰侵斥大臣不少擇語誠可駭也〇前掌令蔡
應福疏殿下英毅太露而剛毅有所不足和粹有裕而沈凝有所未臻譪之
間有始無終作事之際舉輕遺重主勢孤立權柄下移疏章批旨不問是非一例

以讒言斷之喉院之臣抗疏突入敢以巧辭匿説先試上意居中密啓欲掩人
耳目者可免讒人題目而為君父討賊之情反為讒説之歸耶教文改撰萬々不可
國宜先討賊鏡狀正王法昭告大行之靈仍命復撰須示中外乃可謂十分通經金
東羲之論賊鏡可謂肅中傷々而及今取覽其疏有所處分彼賊鏡全然歸咎於
東羲々々惟惻乃敢以妄發等語費辭營救欲為贖罪之資答且其疏以當初見
得搪不及於大逆云者尤極窘遁此不過賊鏡之心輕不料人心陷溺至此極也賊
鏡罪狀無一人敢言因一李鳳鳴疏懲討方行逆臣之請寬所謂為建德報仇而殿下反
為所蔽即允其請自古安有用其言而罪其人者哉伏聞有疏儒鞫問之命惟彼
狂妄之人固不足惜也遇災求言而以言獲罪者前後相繼今又嚴訊疏儒則來言
之地徒為虛文引咎之教反歸失信惜乎殿下履端之初豈為此罔民之舉哉傳曰

人心陷溺斥之一邊則首發公言之人目之以害道救護一邊則以不道之人肆然謂應旨進言憾向日未言非求不道之説則所謂失信抑何心而發乎金東弼之斥一鏡狂妄目以掩護則疏中所謂義淵狂妄亦何免掩護哉此等人不可以義理責之出給原疏○二十八日入侍時令相李光佐啓私親祠宇不可以潛邸爲之第達祠後主守祠宇之人乃人臣也雖非誕降之所乃是興王之地則臣所陳達爲國家遠慮也上曰然光佐曰梨峴屋舎甚多綾原夫人柳氏無子入處此室後多生妾子其子孫至今繁衍家既好且富矣修補使一宮家入處好矣上曰先朝節省已有處分且私親平日小心謹愼予仰體先王儉德又遵私親遺志祠宇則卜定可地而剏建宜矣光佐曰自上卜定可地預爲分付然後可於因山後始役令畓丁守閤剏建時多

有好材木且有進到者材木非不足矣氷解後始役好矣上曰從當更思而為之光佐曰臣當國宰相被罔極人言非但崔輔一人半國萬餘人皆以如此罪名加臣、上無父母傍無兄弟下無子孫孑孑一身無所用處受之父祖者惟忠孝二字孝則今無可施頂踵皆君賜生無涓埃之報死後魂魄當以結草為期上曰義淵裵姓人其招辭無模捉矣光佐曰方以誣上設鞫而乃以誣上之語為招非人類矣其恠毒誠無比矣捧招後一巡讀過以示則渠以為我心釋然盖其為人恠毒且渠不解文問疏中意不能答必是他人指嗾臣之為人本不在於究問指嗾傷害人命故推問之際未嘗問誰製此疏而若懲於偏黨排擊而於誣大行之罪人其所按治太煞緩忽則是無異因噎廢食也上曰予豈不知鞫問指嗾而既問之後事難處且雖不正刑至於斷殺

有甚好矣光佐曰殿下處寘君太輕欲人不服矣○圻湖儒生朴趾赫等疏
宋時烈權尚夏亟擧復享給牒之典又救李義淵傳曰今觀此疏敢救義
淵誣詆大臣予不欲深治此等人而如趾赫輩若不痛治朝廷無寧靖之日
疏頭朴趾赫極邊定配竄○十一月初五日李義淵物故○備忘記今日鞫問一鏡奚但
爲誣予而已其誣大行朝盛德極矣欲爲親問而衰麻在身遂不如意甚最於不可不嚴庭鞫
爲之○湖西儒生洪得一疏殿下徒知一鏡而不知有衆一鏡以一鏡治一鏡伏願親覈
其窮凶之說斬之於梓官之前並得其同情奸凶快正王法答曰疏辭出於激
切之致而疑之太過語不裁擇予實不取○修撰李匡德疏曰近因一鏡事備忘
屢下處分嚴重前有護黨之疑後有緩討之罪故大小臣僚莫不驚惶畏愧
顚倒不知所爲錐三司大僚被人言者進退出入惟殿下之命是從不敢爲引義者

自重之訏殿下紀綱可謂振矣殿下之號令可謂行矣然臣之憂慮殿下尚見
其若是也輒以爲予之臣子予皆可以穽給而馳驟趍之一於予命其官將至於
傲然自聖呼來斥去惟意所欲逡巡自重之士則不欲入朝希旨射利之徒日
進於前國事之非可立而待矣夫人謂大臣與誣上之罪人同一其心曲相掩護此何
等大罪也殿下果入其說以爲眞有是事則當卽加處分嚴施國法若謂錙或出於
早討而其心固出於国家則又當嚴治譏誣之罪以絕傾軋之弊然後慰諭大臣
使安其心以盡其懲討之誠今則不然一邊以若怒若敎之諭遽起黨伐之路一
邊以面諭便次等敎勅致大臣此必殿下之心欲罪譏者則固已七八分有疑欲罪
大臣則因山迫近國事難便姑爲此羈縻之計也臣愚死罪伏未知殿下之心誠
予不誠乎答曰近日處分予豈有意於其間歟或以鞫囚或以島配或以遠配或以

削黜而傾軋之疏畓至此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者甫所論胡至於此君臣猶父
子父間釋其子〻安敢自慊乎然疏中之言字〻無隱不諱節激心切嘉之○
傳曰親鞫未明為之一鏡教文及原疏所付日記待令於親鞫處○朔初八前參議
朴聖輅疏一鏡必以誣躬之語搜入教文頒示八路者必有大機括大排置經營
詐量於陰密之中而未及發覺耳其時聖躬孤危賊勢鴟張先鋤後竄為次第
應行之舉保有今日非渠輩始意之所到也以千萬古所不忍聞之凶言肆然揭
之於萬目具瞻之地必有締同情互相通謀宜其締結同情者若不究問寘法則雖
斬一鏡萬端而一鏡自若也伏願以此一款嚴加究問使營護之徒黨無或見漏焉
傳曰傾軋之言胡至於此〻疏還給○上御進門善親鞫時下教曰一鏡疏及壬寅
虎龍變書參看則語意凶慘顯有同情之跡虎龍拿來以爲再鞫問之地

上以懷刃蹀血發問一鏡曰古人多有用之者吾亦無心用之豈向殿下有心用之
理乎至以自視青天白日云者何謂終無指告諸堂問郞只以窮凶情節直
告爲問一鏡曰如我忠臣忠何以殺之乎旨當斬汝於梓宮之前以慰大行
陟降之靈一鏡曰吾亦欲死於大行側殯殿不遠惟願歸侍上問汝於本
府納招有沙丘密詔之句武者曰宜去武者曰用之無妨說則必有同情者
直告一鏡曰吾以白首之年何可賣友而圖生乎終不直告上使拿入虎龍
上曰若有盜賊則汝當蓺直而已予在東宮汝而何故混入於凶書中乎
虎龍曰爲社稷告變之外更無他意上曰此言尤爲凶測矣又敎曰汝書中
不樂爲君者何語納書措語與一鏡敎文疏語相符汝豈不同情耶虎龍曰
不樂爲君者是知殿下有泰伯仲雍之心也矣身與一鏡元無同謀同慮之事而一

鏡則教文中凶悖二字萬死無惜矣身則爲社稷告變有何死罪今盟冊
玉趾餘痕尚在濺血未乾有此刑訊之舉臣實冤痛一鏡虎龍文書搜來
後上曰一鏡藏在穿列宜有朝臣往復不必盡見卽命楚之前啟虎龍文書
中搜得一鏡教文及疏本謄草亦令楚之之上曰汝與一鏡元無同情則教文疏草
何以得見也虎龍曰朝紙中一見後更不得見其措語不能記憶矣上令承旨
指其文書中兩紙示之虎龍語窮不能對推問時一鏡必稱先王忠臣稱
吾而不稱矣身上曰庭鞫爲之當施以逆律一鏡次四虎龍次二皆不服○初九日鞫
廳大臣引見時上曰一鏡縱以誣上不道書出罪目而渠之陰凶罪狀著於教
文上疏指辭中語當爲書出乎趙泰億曰此罪人有異常例趙嗣基例以誣
上不道明典明刑而虎龍縱已上聞聞見囊頭則已斃云其罪實關宗社

告殯殿正刑之教近戮死之例依此爲之如何上曰其自視以下青天白日等語極凶悖足以明正典刑而虎龍之令忽經斃必有委折軍卒羅將刑推究問泰億曰一鏡又不經斃之處本府納招時自視以下語極凶悖故按獄諸臣驚痛則渠始自請抹去而鞫死可死之語寧容許改乎其罪惡實無更問之渠豈曰矣身之意云者其意字即心也更何有可問乎宜直請正刑其凶獰之狀雖日々杖之必不承款其招中青天白日即虎龍之所已云渠何敢又之用乎虎龍經斃不可不正刑而一鏡亦豈有可待乎蹀血二字初則曰悠發又曰審慎此便是承款也人雖謂之撲殺殿下親自鞫而不服一則經斃二次經斃此極痛惋追正典刑少洩神人憤義渊之誣反先王不道之罪與兩人少無異同一體施律宜矣虎龍既已追刑義渊同爲施律則國家處分圓滿

而好矣恭億請下詢判義禁沈壽賢曰義淵經斃久矣式已埋置則極而
戮之與卽戮屍有異大臣恐未深思矣洪致中曰判堂之言是矣上曰
虎龍之任宿行戮亦有不忍故必於今日内正刑義淵物故已久刑禁之言
深思而發以物故已久不爲行刑之意須布罪状可也光佐曰義淵一體
籍産乎上曰一體孥行致中曰旣不追戮則籍産似有間隔矣上曰有前例乎
不可不審光佐曰臣之必請二罪同律實爲國深慮也上曰大臣之意予已
知之矣金一鏡睦虎龍唐古介行刑○十六日三更四點癸卯○十七日天駕詣祗迎
啓○大憲呉命俊疏在前盛時士大夫當得喪之時雖有一時之敗未見遺臭之
恥顧朝廷之風氣先變士大夫之志趣漸汚令議政李光佐居元補之位任董率
之責抛一身於廉恥之外導斯世於汚下之域逞奏章疏令人代著言、詖慌事、擁

謝惟恐一言之不合一事之見忤公除日在殯殿之側殿下之哀淚未乾遽進
媚悅之言以私親建廟私墓封增力爲申請自上諭德以歲饑民窮爲辭且
以墓道無可增封德音明白則猶且爭之强甚矣其捲人耳目求媚要寵之術
也且御容摹畫豈哀遑中汲汲之事而首發筵中縷縷陳請頃年李濡以御容
媚悅事被掌令徐命遇論劾即遞相職一斥不復令其筵席進言只睹殿下之樂
聞未有謇諤之道殿高臨俯視豈不獨其情乎蓋其病痛在於忘失頃被且命
奎之悸駭徘徊江上不忍遠去終以館伴冒出冢宰重任虛帶三四朔竟不力辭
遠至大拜必欲救解尹懲每稱情勢及其廷論沸激合啓將發怯於公議計無
所出請於喉司冀得冒當承宣請對降別諭始乃接獄千古臣節掃地盡矣惟
其得失之念横在肚裡朝晝經營惟在於廣樹黨援以固本兀係簡拔只在

愛憎苟欲擢用私黨慮有人言則首副皆以不可受點之人而以其所好實之
末擬冀其受天點及有人言則曰聖簡也極選重任惟意吹噓前冬遠接使從
請變通以亞卿差為伴送使且請兩嘉善直超資憲一政二人三百年来所
未有也雖急於樹黨獨不念柄國之嫌乎欲進海伯而超差六品階人則眉睫
一開政院忽捧諫長之窠銓曹移海伯於諫長俄而上劄請擢尹容之出六
幾六朔而路二品其權勢之撼動可知也權傾內外威行一國八路梱帥半出其
門四方饋遺輻溱其家其誤世病國至此既負先朝之委任又累聖上之新
化伏願公聽並觀無為寵行所蔽折奪其柄無使威勢下移焉○許持平柳儼疏
伸救李光佐反駁其命復請永削朝籍○許令相李光佐書啓生臣者父母知臣
殿下有生臣亦殿下也念臣此生無以報答惟思闔門隕結又伸罔極之恩又上

疏自下○訏生員李德普疏陳厄懷本末請復享宋時烈道峯書院英宗至行純

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体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

堯明舜哲乾健坤寧配命垂統景曆洪休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諱昑

字光叔號養性軒肅宗甲戌九月十三日戊寅誕降于昌德宮室慶堂己卯封延礽君

景宗辛丑冊封王世弟壬寅入學甲辰八月即位于昌德宮仁政門甲戌入耆社丙申

三月初五日昇遐于集慶堂景德宮在位五十二年春秋八十三有睟容十二本四本奉昌德宮一本永禧

殿三本彰義宮藏譜閣一本奉江華長寧殿誕二男子二女 元陵在楊州健元陵岡　坐

妃惠順莊愼康宣恭翼仁徽昭獻端穆章和貞聖王后徐氏籍達城郡守贈令敦

寧達城府院君孝僖公宗悌女壬申十二月初七日誕降于嘉會坊私第甲申封

達城郡夫人辛丑封冊世弟嬪甲辰進冊王妃丁丑二月十五日昇遐于 春秋六十六

無嗣 弘陵 在高陽在酉坐

繼妃慶順聖哲莊僖惠徽翼烈明宣綏景光獻隆仁昭肅靖憲貞純王后金氏 籍慶州 今敦寧鰲興府院君忠憲公漢耈女英宗乙丑十一月初十日誕降驪州邑村己卯冊封王妃乙丑正月十二日昇遐于慶福殿春秋六十一無嗣元陵 大王陵同

嗣眞宗大王 延祜宮溫僖靖嬪誕生序居

思悼綏德敦慶弘仁景祉章倫隆範基命彰休莊獻世子諱愃 字允寬 宣僖宮暎嬪李氏誕生序居二 英宗乙卯正月二十一日誕 誕生丙辰封王世子壬戌入學癸亥行冠禮己巳聽政壬午五月二十一日薨壽二十八有五男二女

顯隆園 在華化山坐 初葬楊州拜峯山 正宗己酉移葬 惠慶宮孝康慈禧宣徽裕獻敬惠嬪洪氏 籍豐山 今領議政翼靖公鳳漢女 英宗乙卯六月十八日誕生甲子封世子嬪壬午賜號嬪乙亥十二月十五日薨 一女 早卒 二女和順翁主 以上延祜宮李氏出 下嫁月城尉貞孝公金漢藎 父今相興慶 繼子 三女和平翁主 下嫁錦城尉朴明源 父參判 繼子

四女卒早五女卒早六女卒早七女和協翁主以上宣信宮李氏出○下嫁永城尉申光綏父令相晩継子八女貴人趙氏出○早卒九女宣信宮李氏出○初封和綏翁主戊申罷削適日城尉鄭致遠父令相兩良十女和柔翁主貴人趙氏出○下嫁昌城尉黃仁點父參判梓十一女和寧翁主下嫁青城尉沈能建父僉正昱之十二女以罪人文女出○下嫁下綾城尉具敏和父統制使顯謹

元年乙巳正月初三日備忘記噫朋黨之弊未有甚於近日初以斯文起鬧今則一邊之人盡驅之於逆黨三人同行亦有善不肖豈有一邊之人同一套之理乎削而又黜流而復竄其中奚無抱寃之人噫一夫呼寃五月飛霜一邊之臣盡逆於諸道者耶如此而傾軋烏可已乎予所痛恨哉如是而黑白不明混斥於罔測之科我國本以褊小用人之道亦不廣矣至於近日其所用人罔非黨目中人如此而豈合天道之公理服一世人心哉向在昔年共仕於朝端胡及今日不如於往前耶嗚呼若此不已帶來立於朝者

其堯人耶嗚呼博施濟衆雖堯舜其ニ病諸而況半一國而沉滯者耶噫
噫以重〻千乘之國其所用人何如是隘哉予先世道之病彼共擊此
公言积塞目之逆黨玉石不卞彼所攻擊欲我其將擇乎混聚忠直
之人並驅罔測之科非彼之劉也是我之言也此諺所謂出乎口者反乎
耳也如此而朝著奚時乎靜公議奚時乎聞言念世道食息非安唐
之劉晏言於帝曰天下之字皆正而惟有朋字未正此正謂今日之言噫
君臣猶父子父有衆子共相猜疑抑彼取此則其亦安乎不安乎其亦
深痛者公卿庶僚皆以世祿之臣罔念報效之道不思睦婣之道一達之中
攻擊爲事一室之內干戈相尋如此而國將奚似今當歲籥已改新元復
改正天地生物之時也天人一也其可無革舊礪新之道亦其無與世俱春

之道乎其令金吾被謫人叅以輕重與大臣登對疏釋而亦令銓曹蕩平收用咸使擧國知天人一理之道不亦美乎嗚呼令予此言上以爲宗社下以鎭朝家矣若或以生疑或以爲乘機有投疏傾軋之事則禁錮終身以示不與同國之義噫咨爾羣工以予無自修而毋忽古聖人使枉者直之意效曾點浴沂之心祛其黨習務歸公平奚但爲國而已哉抑亦開爾等不墜乃祖之風豈不美豈不嘉哉悉攄所蘊勉勵至意位在昇席體肅何膺曹叅之志職當銓衡學伊尹若撻市之意欽哉予言保我邦家○傳曰朴弼夢李明誼李眞儒鄭楷尹聖時徐宗廈削奪官職門外出送○初八日別提萬規疏請卞誣兩聖被誣事明陵誌文改撰事上曰萬規疏末所陳大意雖好而至於冀顒二字雖向來疏章有言者而今乃敢說於章奏

聞此等文字雖出鏡疏而臣子何敢提論以駭四方耳聞乎誠極駭然削
版○上曰李師尚疏中孝子慈孫等語其意何如鄭錫三曰臣其時在外
未見疏矣見其疏後奏曰似指向來人也李真洙於朝叅首以一邊人叅用
之意仰達故師尚以不可收用之意如是陳疏其後臺諫亦論斥而勿論
以師尚爲非矣上曰一鏡事藏心發口凶心盡露予非以文字罪人而今此李
師尚疏語極駭悖矣文字之可用者何限而必以蒼卓等語引用雖以衆
丹言之蒼卓二字改付標矣又此疏中乃以昏朝凶黨比論此必甘心護黨而
然也事涉無嚴矣向來逆黨雖是逆也其所從來非出於黨乎且此疏中其
爲後計則得意云者是豈可言乎亦必濁亂朝廷也既見日記之後不可寘
之前叅判李師尚削奪官職出外黜送○備忘記一鏡請討加律之言式

於大臣式出救重臣而三司默然無一言達俾相續有若觀望前後三司
遠竄之兩司合啓在議政柳鳳輝貫盈之罪尚逭沐浴之時神人之憤盍
可勝言我大行大王以盛德至仁遵祖宗徽規念國家大計上承慈旨斷自
宸衷托殿下以儲之重一國臣民莫不延頸顒企則彼鳳輝抑何心腸必無一
段欣忭之意顯有不滿危重之計以邦國至重之事謂之國體太輕以宗社
莫大之慶謂之擧措草率禁中定之策受授光明而至曰使令催促儲位已
建八域愛戴而獨自驚惶憂惑亦又以人心疑惑久而靡定等語肆言無所
不至渠何敢名號已定之後輒依異志恐動天聽謀危國本若是無嚴乎
向在先朝以此至彼遠竄則其罪固自如也而尚今偃息於裁載之間汚穢
於具瞻之地況頃日懲討方嚴章疏齊發之後視若尋常突入禁封必無顧

忌以殿下天地之量雖有子不介懷之教渠若一分人心何敢戴頭於天日之下
哉究厥情狀危極叵測請姑先削奪官職門外出送令相李光佐凶詭陰
譎包腸禍心恣行脅聽向年逆鏡撰文事出而諫疏一上衆口譁然之後猶且
寂然不言乃反崇奬逆鏡超陞入座通擬本兵愛護扶伎如恐不及見逆
節彰著聖教惻怛而身爲三事終不請討其不言之罪大臣三司等耳在
渠之道所當泥首請罪之不暇而偃然自在少無引咎之意逮登筵席求說
不得至曰凡事至於因循爲君父討逆此何等事而諉以因循不爲者非此面
謾之甚乎其陰助陽護蔑君護逆之罪已不容誅且渠自以爲丙申以後心事
未暴而自盡於肅廟朝當聖考違豫之日無意造班逮庚子大喪之際奔
趨哭殯殿仙馭寢遠陵草已宿之後揚揚冒出恣意擅弄未知心事見白於

何地而其處我何若是肆然乎若夫明陵攺誌之請實是幽宮罔極之變而伊
日叔叙之無驚動之色顯有繙繹之意語涉悖慢無所顧忌斯文是非聖
考遺訓柄若日星而敢以非先王本意一筆句斷恣意誣毀若有一分顧籍
先朝之意安敢乃爾請罷右相趙泰億以浮悖之性有側媺之態滅絶倫
紀不齒人類把握重柄籠絡群奸逆鏡教文出則為主文者宜加譏察而蹀血
二字着作尋常聖上始燭逆狀適降惻怛之教則身居三司称〻病偃臥默無
一言及其討逆乃見處分轉至嚴正欲為自拔之計遂有救嫌之說情態
亦不可掩昨年一鏡之價行也送餞西硐盃酒構韻詩句寓意情意交洽
路人皆視則所謂有嫌者固如是乎若夫前席所陳庭策国老門生天子之
說絶悖無倫噫国老門生乃唐朝宦官輩擁立昏辟此果何等時〻兩

乃敢比擬於今日設心造意萬萬駭悖迫責誣蔑罔有紀極前後入言
辭罪狼藉而乍出乍入手脚忙亂或對或割語意悖慢終無自處之
意請罷職　大諫趙景命校理李匡輔泰賢呂善長姜現等疏討
方萬規誣慈聖之罪答曰方萬規疏語雖極驚駭其引用之人亦不究
治則先治其辭敢不諱者輕重何如況此等之言一猶不忍聞此疏棄擲
治乎　院新啓李師尚以鏡賊血黨主張凶論共濟其惡戕害善類咥
人共噴久矣而昨年疏中乃敢以當宁朝諸臣比論於昏朝凶黨其用意
之窮凶遣辭之絕悖可勝痛哉日後詳得云者尤極叵測請絕島安
置李明彥敢以援立擁立等語肆然書之於章奏之間蓋其凶謀
出於脅持君父使不得措手少有臣子之心何敢若是放恣無嚴乎請

絶島安置依啓○方萬規極遠竄穩坤○十三日合啓論柳鳳輝事上曰大行
朝處分雖有之而其後亦有陳疏事則予意前後何異到今如許則
終與古人不藏怒之意宋史亦有之英宗亦不為罪則雖不及古人何
可如此為哉如有藏怒之事而不為極從非矣此則不然亟停勿煩李
光佐事上曰前亦有是非之教而他人則雖或然至於今相實非亂國害
家者祗有逆鏡陞資事為今日藉口之資厥後他事視之可知其不
然矣亟停勿煩趙泰億事上曰教文事雖以其主文不能致察為罪
自己不干預之事何可罪之其他事不可如是直驅入於叵測之科至於國
老門生等語是造說也他雖不知而此則言有可記而今以此為罪過
矣亟停勿煩大抵三大臣事已下批矣始啓之言予豈不知鋒刃之

條毒此雖出於黨與之事固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網打一遍之人如此條毒之事古人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今豈可差條毒之乎○備忘記方萬規疏指意逆條事當嚴鞫王法而此等逆條之說不忍更提至旋稷界更思之既出疏章則不可以一時稷畀以懲日後亂說噫語犯其親爲臣子者其可不切齒痛下不忍小節討逆乃大閑也不可不一番親覈以明倫常方萬規拿來設鞫○廿六懿陵行幸特軍士李天海駕前亂說鞫嚴訊不害措辭之人軍器寺前路陵遲處死籍產降邑號○廿九謹上不道罪方萬規磨古介處斬尹鳳朝以制衣給上疏濟亦安置○合啓柳鳳輝事噫先大王議大臣稟處誠得大體則奚掎摭之發惡直慶惑自古定策不容徐緩故使大臣六卿三司

次第論稟大計克定則奚獨謂之擇遷庇惡奉承慈旨擧手出御書
則奚獨謂之国體太輕位號既定萬姓蹈舞則奚獨謂之人心疑惑
即此數語異挑動怒氣勒欝而其他愚矣貪迫之語同非危言悖
說故先王特加竄逐之典連先鞠問之啓而抵以慶禮在前不敢施刑
還收成命以致至今偃息云云○備忘記蕩者公也朋黨者私也嗟爾
群工欲為公乎欲為私乎自政府廣布中外○二十日吏判許遴前望入
之閔鎮遠落點○朴弼夢疏李真儒羅州李明誼淸道鄭楷永川尹聖時咸陽徐
宗廈安陰遠竄○副學儒生俞彦基疏請亟正尹鳳朝誣上之罪仍勘
柳復明護黨之律答曰萬規雖曰受嗾渠敢肆然呈疏則王法豈
追問其指嗾竄其鳳朝者亦所以嚴懲後也爾等初疏只言萬

規而今因鳳朝欲為更起衅端此等之習予不取至於聖諱未雪之事
非臣子所敢提者○況啓尹既屬賊陸陰慝處事凶譎貪淫驕縱
特其餘事素與賊鏡結為心腹禍國戕人之謀無不陰助頃年名出
白望之際猶而綢繆情節一不覈出只以一事言之當其被拿憲憤於
補校之依例催督肆羨忿罵之言顯有非逆之及其放釋潛囑捕將
々校二人一時決法其時詮官計在循從罰止問備渠雖頑者有一命
臣節何敢乃爾請極邊遠竄依允○五月傳曰安置罪人李師尚
板身之初已為名義罪人唆嗾凶傳鴆殺林溥先楊代製竊點兩
手之科名濫地經營久主凶黨之陰謀又有三大罪焉丙子科賊之
特命削職也悪毒次骨至舉昏朝之時敢擬寧考之聖一世白望

之變挺身出對狙擊請覈之老臣以絕保護東宮之路二也向者天
臣敢欲不過請遵丁酉故事而至謂簒奪其在外來入也以先儉徐大
陞不遺一之說貽書賊鏡夫播都下既有先除之謀則後所爲者何事其
罪三也逆鏡正法之後叢作哀冊文又有蓁卓既誅等語尤見其意凶
慘處絞○西司合啓韓世良等藉○三月右相閔鎮遠袖劄殿下亦先務
一曰惇孝悌二曰恢平蕩所謂孝悌有本有末所謂蕩平繼述志事也我
肅宗大王辛巳討逆丙申正斯文二者俱係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經也
大行大王學問夙成行誼純篤不幸中年以後疾病乘之寢饍起居
之節不至大段而事務酬應或有未察臣僚陳奏或未領會先王自量諸
患之難強托殿下以儲嗣之重仍命代理諸臣不忍奉奏乃有世弟可乎

左右可爭之敎旨意途劫而一種諸有生疑但趙泰耉不有請寬之培
啓辭其徒黨冒入闕內不由政院直蒙賜對而以宗社將亡爲言且未
知左右用事則宗社可安殿下代理則宗社將亡是果何說也及至逆崔
事發渠輩宜知其罪而反究大獄不覈事實虎龍一鏡繼出伐肆行
誣悖滋甚於是以丙申大處分謂非甯廟本意而容其廢革辛巳逆獄
雖未翻案而其所追加崇奉一反甯廟遺意嗚呼是豈先王之本意哉
蓋遵祿中訊鞫於群凶基違之際於本事是非未盡照察而昧也
一隊群奸曲諱先王之有疾陰爲自脫之計其歎美無疵之跡不恤其上
加玷累寧不痛心夫不諱先王之有疾然後先王之誣可下先王之誣既下
則肅廟之誣不待下而自下矣至若蕩平必欲置薰蕕氷炭於一器

之中無相濟之理今則賢邪易下幸先王之有疾忌殿下之英明㪅擬糾結欲濟其慾者皆凶徒也殿下自在潛邸已遭構逆之言及進儲位又遭鳳輝之沮遏世良之凶言繼有尙儉之謀害佛龍之搆誣此皆宗社罪人非殿下私讐也今殿下入或疑其爲自己復讐容忍半載認賊爲子新政初之擢鳳輝於輔相此所謂以德報怨且殿下之進位儲嗣先王稟定慈聖而定策諸臣不過協贊凶徒乃以援之擁立定策國老等說相繼陳達必欲歸殿下於有嫌當避之科殿下不得不動於此等說寬諸公之無罪久靳霈澤此乃殿下遠嫌也上遂特入大納○上引見諸臣教曰朝象之岐在先朝不至此甚以斯文事先王處分至嚴形之文字垂之簡策大行朝疏批嚴明故一邊之人舉懷怵畏之心乘機而蔑盡驅諸臣於惡逆之科右相鄭澔吏判李宜顯及閔鎭

遠進言下邪正明是非顯忠懲惡之道是日有四大臣復官之試○四月日果
鄭錫三疏伏聞相臣袖劄以先王疾患布告中外為請其後他臣力請告廟必竟
準許臣不勝駭憤嘻〻相臣是經事先朝之人尚忍以此進於今日乎先大王雖有
違豫之候當在宥之時因事直諫容不至大背義理今乃翻永閟山陵甫畢以
臣子常理言之固當追念及此一倍罔涯不忍更提而今忽突然陳誦於聖上苫
塊之中遂至告廟而頒示此何事〻〻也藉令先朝盡為群下所欺冀其如相臣
之言非當問罪群下何至忍提不忍提之事上以戚祖宗之神靈以駭四方聽
聆哉殿下孝友至行卓出於千古而被相臣一請再請終無撓奪殿下之所守
見誤於一種反常之論將無以有辭於天下後世疏入下備忘削黜竄嶽○八月
特伸四大臣冤復官贈諡李晥成還牒贈職○左相閔鎮遠右相李觀命

啓力沮二聖之大策將絶三宗之血脉者鳳輝也詧視甫庙乗時逞慝啓
布凶討終始譸張者光佐也敢因国老之説誣辱聖躬寄資鏡賊之凶謀
者泰億也至若翊出通宇而始啓搖動之奸謀締結閹豎終至北門之潛入置
聖躬於䟦踬之中戮忠良於刀鋸之下者耆恒爲逆之大關棙也日上三啓
不允仍率百官廷請凡三十八啓教曰以予英軟南面不亦慚乎遂不復庭請
鎮遠又欲啓大妃以爲藥院日記先大王漸特疾恙殆四十日中外絶不聞知
及至大喪如維賢者造作凶言無所不至聖上受誣昭告兆候以雪聖誣以
定人心又移書洪致中行之不果○罷扶社勲削癸卯科○禁府鞫囚尹就
商物故○丹封敦義君緯爲王世子○十月司諫趙德隣疏上十条一曰明
聖學以正心惻隱之心氣不用事而可以驗其正夜氣之心未與物接而可知

其真殿下試以身驗之以心體之則可見矣群臣之言至於刻酷則深惡而
痛絶之赤子之命陷於溝壑則如傷而子惠之此天地惻隱之心宮殿嚴邃是
斗闌于丙枕始覺萬家都寂於是時略加提醒則見真性在其中良心見其萌
若火始燃如泉始達默視天心之本然點檢朝晝之所為必有犂然而悦惕然而
悔二曰修實德以應天三曰精選任以立政令黨自分彼此若兩疋不合不公自一
而二自三而四其患舉而遺其二用其少而失其多四曰保庶民固其本五曰節
財用以省費六曰詰軍旅以備禦七曰慎庶獄以恤刑臣聞獄者人之大命
蓋不可無刑而刑不可或濫也書曰與其殺辜寧失其經又曰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記曰刑者制也一制而不可變也惟我殿下至合至明克寬克仁哀
痛之音遍追欽恤之心不問遠邇通惟迫於群情間有勉從而孝悌之道

通於心明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然心易放而難操氣易動難制伏願
聖明加勉焉八曰振紀綱嚴廉恪殿下勵政於上而百隷能虔於下
立黨分朋賢不肖雜進角勝互奪是非貿亂在先朝亡命者反見除
用爲先王訟言者擯逐或啓寵而納侮或聚尊而示輕虐潤實
蓄極緩級吏下民視慢陵替無漸日滋月長遂成故事九曰厥公以滅
私天無私覆曰無事照地無私載王者奉三無私以臨天下私之難克也
久矣後世昏庸之主不能克其私心者倖幸之臣有納交而要政者則遂
以爲人施恩焉或違虔晉難制而終至於亂亡可不戒哉殿下以圍朝親
于先王介弟非心於萬屋無意於求位而先王初載即定大位付遐托得
人眷愛彌隆及其倉猝之際權奸咎作遂專肆斷動因至今不貴私勞

不介私意惟以至仁斷以大義處我在天下不與而吾無間然至於黨錮
之習日以益出干戈相尋殿下雖銳意混合而氷炭難容秦越分馳交
頌互軋新進喜事者騁而納叛招亡險夫敗類者率之寸曰正名實以達
極黨人相攻而久矣更出迭入代翁代張得君其專而柄不分故於是爲人
主之柄以樹其黨黨全之爵以市其恩趨利趨勢宗繫其徒在上以大
公至正行之則立朝者將無爭矣氷火相克之物而昇在其間水火俱得而
不相亂故昇之象君子以正位凝命顧未知殿下力行何如耳備忘記趙
德諱首尾陳啓甚切初欲賜批更爲群覽語極巧密噫辛丑之事伊自
廷臣豈有私意而然哉廷臣則爲国子則體先志矣其曰非心蓋屬無意
未位但以當天理而非心無意非今日臣子可言者至於倉猝之際權滯登

作之說與得君專而桝不分等說尤極駭悖且向日鞫事特教而設一則
逆席事一則夫儉事予懲往日之慘毒倣漢明彷徨仍旱錄囚由是禁
獄多濫而楚之事亦豈非違歎今德讀乃敢曰濫獄豈今日臣子所敢發
異因事逞志不東不西欲售危亂之計若不痛懲則日後傾軋搢紳亂
朝廷之弊有不可勝言當施投畀之典而即日進言故十分末減以施削黜
之律府啓請遠竄命竄鍾城○有異草生於後苑一莖九穗其色青紫
掌苑者獻曰靈芝也上曰以此為瑞則四方之獻瑞必將紛紜遂却之○命諸
臣議罷減之政事光以為惠民署為都民醫藥而設典醫監為朝臣醫
藥而設置之意甚盛而朝臣不得服典醫一貼藥況都民乎人蔘唐材
之価自惠一廳劃給事久任倖之所謂久任即提調私人使得沾溉者也

豈可以百姓之物浪費如此乎 諸罷之 上曰 惠民典醫名則美矣 孔子曰我愛其禮 勿罷 ○ 命除壓膝刑教曰 我朝世宗除笞背盛德事也 況無於律之律乎 其永除之 ○ 永興儒生鄭弘濟等疏言 本府黑石里即桓祖舊邸 太祖誕降之地 而尚無封築之事 上命立石建閣 ○ 贊成金榦袖劄陳七事 一講明聖學 二輔導東宮 三昭揭大義 四叙正彝倫 五继述先志 六培養人才 七接下以誠 上褒諭懇乎勉留 及退 使兩黃門扶掖以出 ○ 先是 肅廟命建崇節祠於太學傍 祀晋太學生董養 唐太學生何蕃 宋太學生陳東 歐陽澈 以歲歉未就 至是祠成 賜額四賢祠 又書下流芳我東四字 命揭之 ○

二年丙午 上諭近臣以三条書頒八路 一戒朋黨 二戒奢侈 三戒崇飲 ○ 二月

掌令任徵夏疏陳先王事曰禮樂征伐不能自天子出而一治一亂禮樂
征伐不能自天子出等語為非仍下備忘亦其乘隙命遠竄前主夫權扶
司書李先生善行幼學李舜欽等疏陳徵夏肆辱先王之罪誅之命竄
舍行舜欽○五月捕將張鵬翼請對言有戚遇臣者八識擄中搜得諺
書三編言極凶悖并書上之上覽畢曰虛誕甚矣其徒何如鵬翼曰
遇臣稍解痛理尚宮內人言於黨欲賣毒藥其言悖凶宜有設鞫之
奉上曰宮人輩於予有何關係之事以向時虎龍事之故若不設鞫鍛鍊
則終啟誣告而已辛壬事予至今痛惡此等虛忘之類何鞫之有乎仍命
島示○龍崗縣令趙顯命疏得見掌令任徵夏疏其誣先大王同有譏極一
則禮樂征伐不能自天子出一則曰一治一亂臣已不勝痛駭之至噫群下渴亂

之乱與一治一乱之乱及撥乱反正用處不同雖初學小児亦可知之洪水
之説此自孟子尚論於千載之下者非舜之臣混指堯之治而并謂乱世
告之舜者也其餘字之皆指先王而詬辱也明白無疑臣着来心腑迸裂
近年以来世道不幸言议歧而人心陷溺一事一物各自為是非殆乎黒白混色
天地易位甚至於所其戴之君父亦不免因其利害而八易其説談功德則
或資之為聖主或薄之為乱世語疾患則或帰之于不省察或謂不知太甚
各自為一副當言議彼徵夏之徒必復漫然帰之於諱疾之科益肆悖漫之説
而雖聖上亦不敢何必其不以黨論視之則此正無奈何處也臣請且就徵夏
之所為説者創為假説之辭取亦易暁之道理以下明之嗚呼徵夏之言禮楽
征伐不得自天子出者謂其事出於宦孽之手也臣請諸之曰假令有是事矣

然人臣論事不諱君父之過者欲其々受諫而改之也徵夏早言於甲辰以前則可也仙馭已遠萬事已畢之後歷數而臚列之於殿下之前何也為此論者皆曰病疾也無傷於本然之德臣請詰之曰可令有是事矣雖曰疾病若全不省察一任群奸之擅弄顛覆國家戕殺賢臣以為此美事耶詰行耶堯舜有是耶抑暴而揚之於天下後世謂之有光耶人皆有父兄貴賤一也假令夫也之父不能常健而有病不能必賢而有過及其既沒之後人或有歷舉其病謬之狀而刺口言之又從而解之曰疾病也無傷本性也為徵夏之心盖當如何徵夏苟以此反求乎其心則亦可以仰揣我殿下痛迫之至情也為今是論者若欲以壬寅獄之多濫為咎則群臣在焉毋論大臣小官如臣輩者亦當日侍從之列也雖至其類而盡誅若不累及先王如前春備忘之旨意則受其

罪者不患無辭柰何人々必挽先王事々提先王有疾無疾本意與非本意之
君之左之右之摠而歸之於一亂否運何甚也夫變易朝象刑殺若而人此在先朝不過
刑政之事設有未盡善者責群臣以不能奉承聖德之罪而止則足以了當又何苦而舉
朝閱歲必欲歸之於先王不能省察之一咎以爲必若是而後先王本然之德可明也嗚呼
萬古至冤也人之所貴乎有兒子孫者以其身雖沒而名則愈顯也今我先王以我殿下
爲親孫禮則君臣義則父子誠可謂千古慶者矣山陵纔迄橫挽之言暴詆之說瀾
飜霧起以殿下出天之孝高世之行耳雖不忍聞而終不能搪塞其口者何故也大抵臣之本意
以爲先王疾之淺深殿下當詳知於上政之得失公議必尚論於後世皆無事乎呶々諍言惟
疾雖深政雖久句尚北面先朝者決不當肆口言於今日殿下之側何則義可肆言而不敢
肆言猶不失爲孝悌之道此義不得肆言而任其肆言莫之或禁則彼發言者不足恤其爲

累聖德雖千萬世不可磨也伏願明勑朝廷自今以後敢論辛壬之事者只可曰其臣
有某罪可誅某臣有某罪可寬也不可以一言半辭援及先王二字着為令甲昭布中
外一依宋仁宗禁言太后時事之例幸甚○兩司啓南九萬崔錫鼎尹趾完檄去廟享
不納
〔三〕二年初六月禮議金祖澤疏斥左相洪致中右相趙道彬上批嚴削出祖澤○六月初十日賓
廳引見時三司請對五賊事以別下備忘正名處分為教○十七日三司陳對五賊尚無處分上率
乘之君豈食言為教○旰次對時五賊事上呼書下教以鏡賊之次一人用次律勘斷為教大
干還此命並與四賊一体正刑不允○七月初三日三司請對時命入侍三司並門出仍建下備忘昨
日入侍諸臣及仕進承旨及近日三司一併罷職前後庭請對入武臣外並罷職訓將張
鵬翼姑先罷職奪符以來李鳳祥御將還收洪壽賢兵判吳命恒吏判李台佐

劉除授李光佐叙拜今相○晦二特命令府事鄭澔罷職洪禹傳削黜圻伯命
崇疏救亦命削黜○特放趙泰億門黜仍叙拜右相○晦三韋今李挺膺益停前
路啓發任夏徵姑先島棘啓又請閔鎮遠袖劄出付政院又請還收疏下之次一人次律之
命亦皆依允○晦五備忘記嗚呼朋黨之禍自漢而始漢有東京唐有白馬宋尤轉甚至堂
明而極至于我朝中廟朝事未能盡知以近日事可知者明言粵在先朝初年未至如此
逮于中漸起斯文將尋干戈而不敢逞於英考英明矣一自家禮源流之後始快分黨
轉益層加日甚各成黨讐末則以戕殺為限噫噫痛矣黨習一至此哉昔在仁祖朝
反正之後伊時大臣亦不加罪反為任用而閱世之後始乃處分暨聖延分黜亦也其所寬
殛不過如于人而雖置一律之人必嘗審慎寬仁之政蕩平之政即我家法古語云欲法
堯舜當法祖宗予豈不仰體我祖宗事乎嗚呼今日急先務莫逾於破朋黨一日黨

習於國有一日之害二日黨習於國有二日之害辛壬事先有可言者其中雖懷無
將之心者但誅其人必殘殺一邊人而後王法可伸耶此非黨習所致哉王石不下輕
重莫命使一邊之人轉益拂鬱是亦黨習也一邊人曰先朝処分後王焉敢用
舍於其間此則大不然我聖考示聖〻意於褒章者破朋黨之盛則其君人
臣之道固當恢蕩平務公道一心王室道理當〻若以患失之心萌於心無歲之志
係於胥則為王者治乎不治乎噫為先王而有不敬之心則於後王豈有可患者
乎為先王而有盡忠之心則於後王有不忠者乎嗚呼國之建策乃國之公也非一人
之私也當事者當盡其誠而已何敢自謂忠乎歷觀前史為臣子者以定策為
功而枘不移下者自古鮮矣今相國必亡之說左相門生國老之說正觸破朋黨
之心反為之逆豈不痛哉辛壬之事並云過矣可治者治之而已豈因此株款

盡癈一邊人敎廷鏡之事言之痛心而隨參疏下六人豈皆有逆心而然哉只
緣此様欲快伸深惡之意雖然以平日死黨之心參此凶疏則五人在明好惡破
朋黨之道不可不嚴當此之時雖見而不劾者此則或慮朋之又裂不能擺
脫黨習之故矣豈有一毫他意而若如向人所謂豈有今日哉噫予在潛邸無
見惡於人則人何惡予也不過黨習所致則曰危謀曰侵逼噫嘻痛矣此以君上
爲朋黨之首魁者是理哉四昨年處分也斬伐之餘南寬北論者居多其在
曠蕩之道不可不然今而伊時予意則可放者放之可焉者焉之欲爲滌瑕蕩
導和氣矣豈意黨分黨習終至進退之境哉予意若此則爲臣子者袪私
營務公道輔我邦家而觀其所爲棄旺事外日日經營者黨習日日勇銳者
朋比位在三事者鄭與趙李視命視国事如秦越守黨習如大節退處城外以

已見為是至於范判府事阮鎮遠其局量予已知之而身為肺腑之臣猶事
黨習矛尤慨然者矣大臣旺之柱石而俱若此為予將孰與共濟生民為國事乎
唯有右相特心公平擺脫黨習而衆恐群情寧日常火相安得展布其意君
安與共国事噫舉国臣民三日庭詰之後其日是乎否乎柳判府事頃年一疏
率則率矣不過源齊伊時諸臣之陰語未照者之致有何不滿於予之意哉若
此而其日逞魁非以公心導君之意寧不痛駭今相貿日之忠質非過楊之語噫
甲辰大喪若非今相則其雖鎮安世道乎設令有過自可消矣況不然者而以同閲
之名肆然加之豈不痛哉尤可駭者今啓中藥院移設者也舉一指他則其架虛
鑿空自可破綻也左相門生国老事已諭於右相同入請对事亦諭於吾昧備忘
而尤可哂者杯酒釋感事也奄庭配享事體至重設有如向日所論者其不敢[illegible]

輕議乎況得其手崔相矛未能詳知其人而九拜合相際遇可知南奉朝賀生於
辛壬奚有多濫之嘆尹合府事持禄卓易知之久矣丁酉一疏斷斷無他我聖考
業已姉洞則以此事作辛壬之源何其惑之心而誣之極哉噫黨習之弊奚至於
疏胥之三臣歟然今日廷臣亦有過為未免一偏以致乖戾矣此教非為今日發
也實平日之懷矣噫用人人之大柄也在下者恣行黨習在上者不採柵綱則国將
奚爲尤甚痛駭者武弁舊官何關色目而朝廷驅之黨論此何道理至於吏
胥亦何關於朋比而朝廷進退及於此輩乎三昨承宣坮臣陳達已為申飭而若
亦如前當繩而不遵朝令之律斷不饒貸矣今茲処分非他向日諸臣之先發後
國事而西司之臣請討張眉終至於籠絡君父此予所以大更張者也我国偏
小人物本鮮而因色目三分五裂如是而能得人才乎黨议橫流之後於此於後

皆以爲其智愚不肖淸濁善惡各有殊焉有善世之人皆是善世之人俱不肖乎此非特
悖義理也乃亦誣一世之語中庸所謂中字正今日体念體也乎但當取人才而用之若
以係於黨習者進之於前則當黜黜當竄而尤甚者迸諸遐外不與同国矣至於斯
文事本非推上朝廷之事也以吏聞蓋事者不使不敢而已紛紜雜進者必當嚴加
痛矣噫天時地利俱不如人和則當今世道和乎不和乎傳云所令反其所好則
爲今日臣子者不從何也今予此舉寔非偶然君心如此而臣若不從非我臣子也
食君祿立其庭其若自以其心而何令茲舉措實如一初之政不諱煩而布半日之
聽思咨爾近密之臣將予此意並爲草敎使中外臣庶曉然知今日予意○特
除李森訓將○八月初三日姜必慶趙尚慶李春隋請鄭澔姑先極邊遠竄閔鎭遠姑
先削出○初五日咸原府院君魚有龜疏昨日兩大臣合啓左有所萬萬危怖至於閔

鎭遠其所措罪在於袖劄一款鎭遠即先王元舅也臣即先王戚屬也憂
愛之姻因有彼此今始言罔極辭罪至重若以此爲案則臣實爲首何可泯
無一言使鎭遠獨陷於危禍中乎噫聖上嗣服初命放鎭遠竄俾反引山之
前而爲始啓所沮乃於乙巳春始還謫臣於草土之重語及大祥相對涕泣臣曰
五載臨御聖候未復常節凶奸乘時歟奚戕殺忠良使千古累名歸於上躬
此誣未雪死且不瞑遠鎭嗚咽曰吾意亦然其後遂自劄陳其至意盡取
臣語也且臣於乙巳冬以討復請對入侍敢以忠佞中群凶迫脅之狀縷縷仰陳至
以袖劄中欺蔽等語猶涉輕歇爲言矣臣與鎭遠於先王以分義則君臣也
以情禮則戚畹也豈有一毫暴訐之意哉只以至誠痛迫之心欲明權奸欺蔽之
罪必使先朝仁厚之德昭揭於千載之後臣之入告於上前鎭遠之陳說於文

字者其意一般同出尼尼赤心至於鄭澔則亦何異於臣與鎮遠之意而至請
告諭者必欲其益加明白使群凶之罪無所逃於天下矣乃者遠下処分特命削
黜今言者必欲加律至請遠竄其為冤酷當如何哉辛丑斬伐之餘耆舊無餘
稀鄭澔與鎮遠幸而不免屢新下於聖上啟元之初追思甲辰冬備忘有曰聖后
惻然於冥冥日昨備忘亦有聖母同巳只有一人今臣陳暴者非為鎮遠地也只
恐先王之德復致暗昧答曰昨年入侍陳達之言予甚記有而卿等斷斷無他亦已
洞知勒加情外之目於卿何嫌○詳覽仍趙台祥等疏請黜 君志述於四兵祠○九月
特平趙顯命疏今於退出者殿下前日以為忠賢進之惟恐不及者也今於進用者
殿下前日以為奸邪退之惟恐不盡者也人之忠邪矣奸自有定質而殿下照臨
之明及変化於朝夕者何哉臣竊以為殿下於此未有衡鑑之平而但以一時之喜

怠從事焉耳迭進迭退之際人心世道日益敗俗必至亂亡而後已恐不若姑以日
前任事使者因仍留存之為之安靜無事也且夫君之使臣誠禮為貴殿下之不
誠不禮如此世有賢識遠慮之人廉恥自重之士孰有涉不寧之交輕試疑信
未決之地自取顛蹶狼狽之羞哉雖有勉而趨承者必將人無固志皆懷圖
購此為必亡之兆而殿下有以啓之也上褒以批賚顯命又上萬言疏十二條
一日變化氣質二日和協閨內三日教養東宮四日肅清宮禁五日操切近
習六日屏遠玩好七日撙節財用八日容受直言九日謹守法典十日愛重
官爵十一日削罷朋黨十二日禮使臣隣上優批嘉奬承旨宋廣明曰操切
近習尤為切宗宣廟朝乳母乘轎入闕上命撞破孝廟朝引接諸臣之際
板隸而無人色祖宗防閑近習如此此乃殿下之家法也上稱善因命復癸卯筵

試改爲別試〇九月毋世子嬪趙氏〇十月時原任大臣卿宰三司長官入侍時
上曰前後下教非一非再而卿等每入侍皆已記得矣今番處分卿等何以知之
予意則不在於一時好惡他事未處分之前予先言其綱大抵我國偏小黨
論已久先朝初年不至如此在朝者多於不在朝者矣何丙申家禮源流事以來
轉輾益甚以至於忠逆之分當局者必迷而局外觀之於當局者矣大抵是非各
氏一家不可撓改雖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是中有非非中有是而世道日惲以至於
此今此處分非爲一時權局而然也亦非以卿等入侍故欲慰藉而然也苟如此非
誠也向來之事不無過中者又不無抱寃者故解之過者改之矣卿等旋以攻使
之言以至去朝朝事與所料大異至今思之愧心自切矣向來之人若甚其惡仍
其有罪舉措豈不當然乎且秉彝之心人皆有之論人之言與意相反直加

之述學此予所以尊崇慨然者矣且安敢稱先朝而此亦不使先朝恩遇若
悵憶諸心亦將不治乎伊日請對時処分非一時激惱而發也有臣然後有民有
民然後有朝廷苟無民而與臣則讜論施於何地乎公論立然後民可治矣今
日始盡其說矣向者雖不用卿等每觀國事何時不思卿等也予在東宮卿
等中經賓客者四五人或有不往者予雖無知人之明豈無審察其心之事耶
向來論卿等者至以不滿於予為罪卿等之無此心予豈不知以初頭処分觀
之予意可知有臣然後臣是存臣是存然後可以做事使卿等來會非以過優
卿等也歟好惡叅錯之意入侍諸臣勿置偏係破脫常格使有拯於八路乾可
也君臣上下先以公心然後可以処矣又教曰予心是其非今日言之先言是非可
也若其処分非条目間事乎大抵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孔子御夫其

事君之語視之自夫患得失至於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與君根本雖微末流漸大寬其本心則患得失也以辛丑事視之言之汚口不欲齒言而其擧皆出何耶古語云有伊周之心則可無伊周之心則逆若皆出於伊周之心則予亦可以謂忠而此則不然只以患得失之私意參於其間此乃悖心也烏可謂忠乎然秉彛之心人皆有之則一邊之人豈可一心哉世道已下人心不古駸駸然入於不分玉石如滑稽畫驅一心於其科一邊之人敢肆其逆名故必指以爲忠有忠則斯有逆故必加之以逆乎噫忠乎逆乎不宜輕加於人而今則於此於彼曰是曰逆視若尋常如是而國爲國乎大抵辛丑之人疾之已甚致有如此之擧矣聯劄之心不在此乎雖不明豈不知其所以乎盖混而論之則向來末稍勘律殆涉過矣今之建祠贈謚全不近似若今日之擧正欲定萬世君君臣臣之道則所係不輕矣予意則向時擎籍一節蕩滌勿論毁

其建廟金昌集李頤命李建命三人皆當追奪若趙泰采則不可一區別
之追大臣之意何如領府事李光佐曰趙泰采之所同事者卽臣所嬉碑處
故不得參涉於此論然既已處分則泰采何可獨保其職名乎上曰三人則非但
聯劄又有犯處不可不區別矣光佐曰雖一體處分自上有區別之教則此便爲區
別大矣今此處分正爲萬世立人極則於此大處斷不可饒貸爵名不可仍存矣亦
書判書沈壽賢曰金昌集李健命罪狀大臣所達既甚明正不必更陳而李頤命
之罪與其兩人無異其無將之心聖明之所下燭今此論罪不可異同至於趙泰采無
此等之別而自上既使毁建廟去贈諡而只令句奪本職以示差減於三人之罪則臣
何敢強爭乎戶判李台佐曰干犯既重則追奪何可已乎若趙泰采則不可無
區別之道仍其削去其贈諡上教當然臣亦有奉承之意矣然自上既知其
干犯之至重有此處分則此可爲萬世立經陳紀使亂臣賊子知懼矣上曰他諸

臣之意何如吏判吳命恒曰李頤命等三人更何言哉其子侄門客多入鞫廳
逆節狼藉安敢曰在家不知是以輿論尤為憤鬱趙泰采則既叅聯劄之
故所以有官爵不可仍存之議而與三人者有異以押入教文中故同歸逆黨頃
年李真望欲於改撰教文時請拔去趙泰采蓋以此也今聖上欲區別臣亦無
強爭之意矣禮判李縡曰大臣既引嫌礙之端而臣亦有法曲內應避之嫌不敢
可否於其間矣至於趙泰采則不出鞫獄請招且於當初有區別之議今不
可一体處分矣大憲金始煥曰李頤命金昌集李健命則前後鞫案中罪犯狼
籍聖上既已處分則無容更議而至於趙泰采之罪不無差殊之别然亦係犯
分悖義者爵名似不仍存矣但聖教所在盖出於稍示區別之意既去其蘊且毀
其院則遂奪與否何至於大段力爭刑判徐命均曰聯劄當論其逆而斷罪遂
雖同心則有異似無輕重之別矣大千鄭壽期曰趙泰采則雖三人不無差殊別

然既有賊劉則罪名一無矣不可仍存其官爵一体追奪其宜有罪曲至甚
曰臣之所見與吏判所逢同矣事有迹同而心則莫云者甚矣上曰今此處
分有異於他欲慰群情而爲之趙泰采事終無出於鞫招宜有異同毀
院收議而追奪則不可爲矣處分如此令人之心必不爲快予亦知之而若不
如此向時人亦不服非今大處分之意也趙泰采撤院收議一体擧行事出
擧條命恒曰趙泰采罪名不出於他只隨參賊劉故有此追削矣則金昌集
李頤命李健命追奪削議毀院泰采則只收議撤享事上曰然矣當闕
撤享時多有遲難之事今番毀院時先令該曹遣郎官燒火位版事出
擧措可也左相趙泰億啓趙聖復復贈職豈不駭然辛丑則渠輩
既請島荐發至乙巳反請復官贈職此何擧措耶志述之廟享令停輟而
位版尚在事極未安曾有待大臣處分之教下詢處之如何贈職亦不可仍置位
撤贈職尼廚可驗一体還收宜矣上曰聖復追奪可矣志述事頃聞大司成宋

寅明所達業已知之而欲待大臣之處分之迄未暇焉大臣之言如
此贈職還收撤去配享宜矣任敬比忠述亦異一體還收可矣判
義壽賢啓府推業秋入啓下教而罪名宗浩汗未及逐名刑推故欲為適
考將金昳矣泰億曰鞫獄事方當停廢而臣未曾見鞫案故今日在賓廳
時披出覽曰鞫之則逆節狼藉矣上曰判義進來泰億曰鞫案下覽處之
似合事宜矣上曰逆名陳達可也令所處分判金吾待筆書之上曰金一觀金
竟復李明二英洪舜澤勿論徐德修大臣諫曰如此亦勿論沈槽追奪餘律
勿論柳就章渠益標以知情不告施行李器之李弘述追奪官爵只孥籍
勿論李字恒李尚韺白時耉追奪官爵孥籍產勿論尹懲洪啓迪金雲澤
只收贈職此外施法外之刑者勿論杖斃者置之而諸罪人一依壬寅鞫案施
行可也命恒曰臣竊有所悵惶恐敢達矣國有大慶之餘又已大處分則惟彼寬
配事發之類宜有次第舉行之事而其中亦豈情罪之可恕者大臣及判義禁

同入侍下諭處之如何上曰指斥言之何怪曰李眞儒朴長潤諸人能自若於輕治
滿三年長潤之並亦見之改撰之外別無他疏下諸人只以教文事伏誅則
疏下諸人固不関而向來李倚天諸人所擬至於一罪此豈可爲之事下詢入
侍諸臣處之如何上曰長潤諸改誥文事不思甚矣改撰後事何以處之所是
甚妄矣大抵是中有罪黨議甚者所當裁抑不可輕議而竄配亦已三年則
到今仍存又非王者一視之道况此國有大慶之日不可無區處之道疏下諸人並
出陸朴長潤亦出陸可矣○先是上向儒臣曰高麗祖名當諱否對曰雖三代
聖王皆不諱名矣上曰高麗祖異於前代帝王我祖四聖皆仕於高麗祖當諱名矣
曰並諱諸王名乎上曰只諱高麗祖名可也仍命講筵諱顏曾思孟及泉六賢之
名至今館書錄用王氏子孫仍教高麗祖諸陵守護禁伐○令府事閔鎮遠言
卽見啓目有後宮封爵且聞有娠云本支之慶誠幸甚可憂有大於可喜者聖
候之痛症積氣皆重之症如忽在色之戒甚爲損傷如何外間傳說亦多承寵

者深軫慎疾之道淸心寡慾上曰君臣猶父子卿旣無隱予亦何隱內間
事卒多虛傳然可不戒乎△別諭召經筵官韓元震〻〻承命造朝上
値靜攝未卽見元震投疏經歸上特遣兵部召曰予讀史至穆生之去
常慨然豈意復見於今日乎此予誠淺也元震乃承命入對辭以
學淺遂告歸疏陳正心誠意任賢安民之道上優批△命革市民
玉田沙買納之弊先是公用銀器以玉田沙磨治數斗価幾七八百金至是
永罷之△上敎曰嗣服初禁閭家奪入使生民安堵之意也死者亦非民
乎勒葬誘葬偸葬另加痛禁○開寧量田○十二月全州南原場市有
掛書語極不道監司鄭思孝封啓上曰匿名書投諸水火載在法文
命政院火之承旨鄭錫三請譏捕上曰譏捕則適中其計置之○火星掩
太陽太白晝見○因合啓閔鎭遠奪職鄭澔付處○文學趙顯命撰
進祖鑑于東宮上製序弁卷印刻

相傳言賊兵大至士女奔遑閭里波蕩○二月城西門有掛書充數日騷屑盈盛○三月十三日
掛書罪人李世龍捉囚於全州拿來鞫事出去○十四日泰朝賀崔奎瑞俞龍仁上意變求
對與今上李光佐左相趙泰億吏判李台佐兵判吳命恒戶判權以鎮左賓金始煥禮判
李㙫判尹金東弼刑判徐命均訓將李森摠使金重器戶參尹淳吏參趙文命戶議宋
寅明都承旨李廷濟等入侍熙政堂初一鏡虎龍伏法弼夢荐棘一鏡子宗海虎龍
凡時龍沈維賢李有翼締結己巳罪死人閔泉道李義徵子若孫及失志怨國者誘張
凶言誑惑人心蛇糾蚓結醞釀已久將以是月今日犯京龍仁人安鏄出入奎瑞之門至
是來言隣人張欽從賊起兵舉事勸令避亂奎瑞大驚縛鏄及其兄天文教撥鎬奴莫
實送備局取招沿路守令以武弁差送圻伯南就政差李廷濟為之○發遣都事拿張
欽等到陽城九萬里賊軍揮旗鼓噪矢丸交下都事不敢入圍夜上來○陽城出身金
重萬投入賊黨探賊情斫騎賊馬脫身上來告變上拿入問之重萬供九萬里權瑞瑒

麟瑞龍加川崔擎守鄭世胤龍仁安煌金宗允安城鄭 李胤尹憑慶果川愼光
遠淸州松面李麟佐四弟兄安城允萬周羅州羅萬致父子陽城陸周敬李爐起兵
又曰捕將南泰徵及弟泰績平吳李思晟宗室壺山君㮖士人梁命夏亦入云○是
日設親鞠處衛宮城○水原府使宋眞明械送上變入龍仁儒生鄭寬賓○瑞鳳等聚兵
陽城與淸州賊李麟佐合兵潛入淸州境詐稱行喪藏兵器於喪車暗伏州城前殺人營
于兵使李鳳祥〻〻不信十五夜營妓月禮稱將梁德溥開門迎入鳳祥不屈而死軍
官洪霖突入抱持賊并殺之賊又入鎭營執營將南延年脅降之延年罵曰吾年過七
十受國厚恩豈從汝狗彘輩叛耶不屈而死虞候朴宗元在山城被降之麟佐自稱大
元帥瑞鳳爲牧使申天永爲兵使宗元爲營將牧使朴鏜棄印符逃走○十五日淸州
陷報至京城大震以吳命恒爲四路都巡撫使賜尚方劒論以監兵以下不用命者以此從事 朴績新中
軍朴文秀從事官率諸軍出去以摠戎使金重器領三鎭軍水原府使宋眞明

別騎衛三百名令中軍領赴京所長湍府使李尚沿江結陣鐵原府使崔浩春川府使領兵進元
率馬步陣東城外坡州牧使鄭赫先防水臨津楊州牧使俞拓基陣樓院圻伯注濟以
圻邑兵防守上下津渡黃海兵使元百揆軍于青石嶺○判尹金東弼為東路巡撫
使經畧使出鎮南漢山城大司成朴師洙為嶺南安撫使兼安東府使士人柳徠姜
奎煥等差從事官前判書權㥽為西湖安撫使前參判俞崇為忠道召募使起
復前持平李日躋為從事前參判金在魯為忠州牧使兼按撫使閔應洙韓元震
差從事官前判書尹憲柱為北路按撫使參議趙趾彬為兩西安撫使○十八日金羅
監司鄭思孝遞差以本道御使李匡德陞為監司○十九日南泰徵閔觀孝愼光遠
掛書罪人李世龍承款軍前斬首梟示闕門○賊自鎮川分兵一枝向竹山一枝向
安城都巡撫偵知之至振威揚言將向稷山密令中軍朴纘新徑至安城時日已昏
風雨大作賊知大軍直向稷山大路不知移陣安城猶住宗元屯青龍山纘新放神
機箭領馬步軍乘東北風御攻之賊惶㥘太半逃散纘新與軍官李萬彬厥

鍊官權喜學率馬步三哨進入山中宗元呼曰欲延晷之命至此耳拔劒欲出砲
手趙恭先放丸中其頭萬楸下馬斬之賊兵四散命恒設疑兵截其歸路賊兵大潰
盡獲輜重斬百餘級巡撫使捷書與宗元首級馳報京師仍令軍中饋各午
飯向竹山登禪項嶺賊兵驚散斬獲甚多麟佐走投山寺村民申吉萬捕納帥府
偽元首鄭世胤軍中以其梟傑先解肢體而斬首世胤弟偽府使李胤偽牧使
權瑞鳳偽縣監李之經偽將軍睦涵敬等斬之擒之囚麟鳳與三賊於檻車獻京
城二十五日上御敦化門受馘手書志確功高四字馳賜命恒○二十七日上親鞠麟佐供辭世
弘李有翼李河南恭徵恭績金重器共謀任瑞虎瑞鳳瑞麟趙觀奎趙德徵密豊君坦妻姪
李培李曦李義衡等會于陽城直走清州兵使則李培殺之營將則涵敬殺之兵
使則申慶濟子天永為之沉維贇朴弼顯羅州羅崇大安陰鄭希亮尚州金弘壽
令方起兵臣五兄弟駿佐騏佐熊佐夔佐其中熊佐泣諫謀則主朴弼顯為之李
思周與密豊四寸故李思晟同事之同入云○賊把嶺南兵數萬踰嶺而来順興人

鄭興亮與魁希亮相漢後將世居安陰宗屬擅名移居順興與儀佐顯
顯世私罪相結至是熊佐度名熊輔與希亮蒐召募兵安陰居昌倅皆
聚惧避走居昌座首李述源遇賊不屈死陝川大姓曹聖佐諸與座首鄭
商霖率吏卒以應希亮三嘉座首慎萬恒逐本倅李廷彥以其軍附陝
川賊○參伯黃璿檄星州牧使李普爀為右防將草溪郡守鄭暘賓為左
防將與善山府使朴彬健等分三道而進尚州營將韓諫為援令安東營將
金壽相并進令右兵使李時蕃晉州營將李聖復從南路進時蕃不肯發
兵○希亮自居昌至咸陽將踰雲峰營將孫命大守八良峙賊不敢踰還居昌
初咸陽郡守朴師漢欲發兵拒賊民皆與賊應師漢悉捕之○李普爀領
令至陝川將校河世浩等誘賊絕帳幕作虞掩諸賊縛賊魁聖佐斬佐許
擇等郡守李壽弼故自晉州聞賊被擒斬四賊廷醮兵營監司以廷弼棄
郡逃匿擅誅賊魁論罪○希亮熊輔等分兵為二熊輔將向知禮希亮將向

茂木兵使李時番閉城不敢出昆陽郡守禹夏亨與南海縣監尹瀕倍道疾趍晉州臨賊

已破陜川賊魁轎撫佐彰歷不知所出壯健先峰搗斗首督揮旗大呼魁轎軍潰走入希

亮軍夏亨引兵逼賊〃將鄭彬周等執魁轎希亮崔坤世至等二十人送軍前希亮多

不道語夏亨憤欲手刃李述源之子以從歸從軍請自斬之乃剖腹祭其父盡斬魁轎

等函首送于京　賊魁於佐思晟有翊軍器寺前路百官序立處斬　二十八日親鞫時備忘

記亂兵亡賊朴孫顯出陸亡命賊朴孫多捕納者封君銀二千兩賞給帑漢公私賊當上賜

驛丞妻子并許贖　二十日羅宮城扈衛　鎮川縣監林象極延豊縣監李

廷徽槐城縣監金道應以投降賊陣自斷歷拿來　初二日罵傳曰前忠伯權德不報賊

情瞭不稟賊宜用軍律特為參酌本道充軍　林象極等軍門梟示後依大逆不道律

緣坐籍産事定奪　忠清御使李道讚不為匯劃討賊輕先上來特命削職以白衣

從事於巡撫營使之立功自効　初六日孫多係於佐倒百官序立軍器寺前路處斬

嶺伯黃璿卒逝以本道御史朴文秀擢陞監司○十九日都巡撫使吳命恒振旅還上御崇禮門樓使都承金取魯勞問命恒紅冑金甲跪進熊輔希亮崇坤首級於坍下判義禁金興慶陳於壇上令相李光佐受馘復命〻懸竿使承旨慰諭出征將士後還宮犒饋諸將士於闕下○二十日 傳曰今番四道都巡撫使吳命恒爲元勳使之勘勳時原任大臣一體辟招○二十二日 兵判吳命恒因申魯論其逗留不進待命金吾上使勿論罷辟招○二十五日 告宗社後陳賀頒赦○慶尚監司朴文秀疏臣之後前辭章以逗留不進以賊遺君之罪請被嚴誅尚未獲命臣尚記三月十七日夜朝廷以武將之不即出陣憂之兵曹判書吳命恒慷慨請行衆議以本兵重任皆難其出聖上獨斷以從之宣醞餞罷天將曙矣命恒出坐闕門下令催食使行食後渡銅雀而王師停護船隻未待渡涉之際自至遲滯及抵果川日果午矣自果川至隋城程道爲五十里千餘衆樵蘇後饗則比到隋城必致夜深臣竊聽軍情皆曰吾等晝夜危備直來陣前故父母妻子不得面矣泣〻有流涕者又曰吾等晝夜

兮闕衣袴多絮日熱如此〻將奈何又曰大將今厳不暇治行具其中草鞋最緊而未及持来
前路險甚足繭奈何加此相語之際軍卒家人往〻有追送行具者臣問曰軍裝既未備
若留今日汝輩家屬各能治送否咸曰盡為治送固難保三分之一必矣臣意以為即令
别岳賊急之報而從軍之士既積憾於扈衛今又揮汗重足犯夜馳五十里力必盡
力必盡則遇賊何以戰乎軍情如此合有變通即招諸將士議之其見與臣同臣
即白大將命恒瞪目曰吾謂從事辦事諸而自助出師之日反議留滯耶毋多談促
軍食雖夜必達隋城臣曰主將但知急於討賊而不知討賊之道使吾為可勝之
勢然後可以破賊不然雖日馳百里其敗必矣主將辭朝即行故戰具軍裝俱
未備今若假以數三時未備未治者可自京備来如是而行可無慮矣呉沈吟
良久曰昨夜伏睹天顏有憂賊色吾何一刻坐此乎吾輩世受國恩若不死
賊何以報主上乎惟欲速進遇賊決死耳臣曰人之判死固難而今則易耳若

國家亡則雖欲無死得乎今日之行必戰勝而身活然後家國俱利矣主將
徧思一死字不思戰勝之道乎戰勝之道在於激勵將士而激勸之道在於
與士卒同甘苦而已同甘苦然後軍心可服軍心可服然後可以責親君死長損
軀報國之意相持半餉吳曰軍情既如此則不可重違邑勉從之其夜吳
招臣曰受命討賊而賊情無聞如此而不敗者未之有也從事待曉先往隨
城與留陣者密議偵探臣聞驚而於午踰彌勒峙軍士追至傳令曰勿往
隨城姑駐午站臣疑待之吳到後招臣謂曰賊殺忠兵其勢若熾則難矣
及其未熾而勦滅然後無憂矣爲今之計莫疾趍清州襲捕諸賊也及到
隨城吳謂臣曰軍行以急前爲宜遲當任機以遠當天安臣曰處初軍行別
無處指的之賊雖不廣探擬無慮今賊已在清州素沙以後便同賊境豈可不知
賊形惟務進軍曉先於偵往察天穰淼賊有無然後可定行軍遲速如是

之際其務不當遠避行當振威而止臣習於湖西形便故將士間者皆熟之吳
亦不得不從矣其翌到振威結陣川邊夜有剌客之變一軍戒嚴夜不交睫
臣與趙顯命同察軍中將士疲弊鼓之不起蓋軍以氣爲主以其挫如此若不
善調其氣則寔有不待賊而自蹶之慮臣又主仍留一日之議吳與顯命皆難之
臣抗爭曰臣行之軍皆市井鮮衣美食逸樂自在者近郊陵行日次一舍固已
呵然汗矣猝然驅策於戰陣之地其困可知況經夜驚勞已甚今日若行則所
當止便是賊地不幸又夜驚如昨日而明日抵淸州則士氣已竭賊兵數十足以
縛得吾軍軍之死固無惜其如國家存亡何吳及顯命皆從臣言仍爲留陣權
牛饗士其夜穩眠及朝士氣頗振卽爲行軍到素沙之際吳密語臣曰聞天安偵
探人言賊已離淸州住鎭川牾軍令明當到安城云賊若入圻甸勢益蹶猖莫
如捨稷山路經趨安城賊已來則接戰未及至則以逸待勞豈非兵家勝筭守

此將何以爲之設如安城偵探之言賊果自鎭川向安城軍官自清州踵後亦非失策也兵曰臣等但知正而不知奇也前則吾皆從臣等言今則吾當行吾策矣顯命在傍力贊兵計兵奮然起曰趙臣等之言是也即號令軍中疾趨安城其夜風雨大作夜黑如漆砲聲忽起於外軍聲夜驚尤甚振感之夜翌朝敎鍊官權喜學自外至啓白于兵曰賊軍方隱屯于十里之內不可不急待兵即令軍中往討斬其將破其軍自此士氣倍而軍容壯人皆奮拳冒刃之意又聞賊已屯竹山翌日整軍而殺諸賊賈勇賊勢大挫風靡而潰或擊或射殺亦殲盡其間事狀大畧如此由是言之一軍之逗留半日於果川者臣之罪也若論其罪臣寔有之惟彼逆攻之言但亦命恒何忍隱其罪猶使命恒替當臣之罪乎此臣所以前後辭章每以此爲言也噫朝廷臨懼之時豈無顧後之心惟兵則處不必自行之地有與賊俱死之心藉使辱威靈而喪軍辭論其心皎然明白可質神明況經趨安城一着

章而又章雖古名將無以過此惟同朝之人亟欲議後而指死者抑獨何哉△
前黃澗縣監金道瀍以降賊罪陣門梟示△二十九日錄翰忠竭誠決幾致力
奮武功臣吳命恒等十五人甲申以奮武紀崇禎皇帝徽號陞以揚武△三十日
以御筆書下一絛扶踞四大字于崔奉朝賀家令有司造給奉安閣△五月
初六日斬清安前縣監李廷悅△大臣請以前後逆鄭一通丹子如造處時酉
征錄上命宋寅明朴師洙勘亂錄△儒臣鄭羽良言鑄佐子年五歲能鈞
舞若不早除不無後慮而待年殺之宜矣上曰法一依何奈後弊何囚獄待
年非國朝仁厚之風也△嶺南御使李宗城言東萊絶影島爲新生翁
主所受之地其島切近倭關非所以示外國也上命內需司罷之△七月上行
會盟祭于景福宮神武門外還御仁政殿須功臣軸券△十一月十六日王世子
薨△五年配司諫朴弼琦跳報恩獅子庵奉安元宗神位稱以願堂不
敎莫甚請令道臣親查撤去從之△宗簿正睪得中召對言近來盃爲

成昆河間王德漢之賢厶族其言云實事求是真格言也上命承旨四字以入
特進之官趙顯命言士大夫名檢大壞皆由上愛言之道不足也上曰今聞藥
石之言非卿誰爲予言日者深得中實事求是四字揭壁卿其視之
○八月左議政李台佐右議政李㙐吏判趙文命禮判金始㷜户判徐
命均刑判尹淳都承旨趙顯命禮參李廷濟平安監司宋寅明儐擯
柳儼八侍時台佐曰昨年聖祖遺基念祖功之卓念慨朝京之不平興感
出涕此則過矣上曰念及時事方寸自亂卿等難免以無傷空言何益台
佐曰黨論幾至亡國逆變于古所無百年病崇至今始發爲今之計惟有陶
鑄蕩平而一邊之人難進之端在於四人之進奪嚴下以在外大臣從容一堂俱
會明義理精微爲款至今不乘臣等請對而不得今始入對錫孝出而言
及不敢言之地此等缺惡之言不過不書而已何與聖德上曰故參判鄭錫三雖有
不擇言無牽之病今日若在君臣之間當盡言不諱矣涕泣良久曰且欲與卿

等盡誠此心在外大臣尚此不入桑所以咨且未介台佐曰臣與故東平尉鄭載崙
語及黨論載崙曰黨論之極必至於弑君父矣癸亥反正聖祖力扶東人而西人不
得肆西南至有建婚巳亥邦禮後南人以西人為亂統而論以逆西人以南人皆反
而力塞之甲寅以後南人當國欲殺宋時烈而不得遂訴至庚申按獄人謂濫觴而
懷尼之爭又出仍有老少之名景廟誕降元子豆號以差遲仰對南人以為不利
於景廟己巳甲戌轉展層加末流之禍必至亂逆臣初以為過矣到今其言果符矣
上曰故相臣柳成龍謂李珥真聖人乎平日以東平尉謹慎故每事問之今聞此言
真聖人之言乎亦借用又曰李領府有固執處卿等日后不為黨論則予當言不
然則不言又曰他大臣亦多有之渓入黨論者言之益甚壞曰四臣若分而二之或伴
或置則向時之人難保其蕩平若全然照釋則今日或有難安求退者如是之際
何能保其和協乎處此之道雖有智者末如之何也上曰予欲言者亦不出二件
而今有[illegible]頒令[illegible]後[illegible]以後[illegible]

不其岢乎上曰是矣頭命曰甲戌後少論疑老論後必為逆辛丑事異
於常規裡面事有不可測知者少論遂自處以先見之明摩起而攻之領
府事弃其時血戰者也其情嫉之心與停現者必別故不隱於君父
前追奪之及於泰釆以啟下容易聽從為他日君臣不相保之漸蓋君
臣之際不問是非意氣然諾則契合雖隆疑心一動則事皆可疑其
可保終始乎共曰卿言可感此案于過其時領府事以至誠諫之故從之
矣台佐曰臣與領府事論此事曰泰釆恥斥外別無可罪宜承上意有
所分等領府事責臣曰黨論出後君臣等級漸弛當截然為防令聖
孝高明此等義理為後法令為此言老論命當欲殺吾則盡命而已
且追奪再非斷以逆者上曰甲辰闡服後治國之法可有所校量矣其
时若定國是則在乎道理好矣已上後翻換外更無可為之道非故為處

分也其時人以一鏡之有罪欲盡罰一邊之人只以辛壬事慘刻故欲一一報復其
論領府事多桀驁李觀命以大臣入來正欲先殺領府事予其慨然昨
年以後老少俱出逆賊今日予豈不盡言乎建儲代理古亦有之爲黨論者
可以藉重處如斯文是非亦可以戰矣豈可以建儲代理入於黨論乎予不
知黨論根本如庚申己亥禮論不知其詳惟思先朝處分而已至於老論以故相
臣南九萬崔錫鼎輩事之論知之矣少論以老論有他心於景廟老論以少論之
爲景廟後日地也老論初非不忠於景廟少論初非阿諛於景廟也皆出相疑也
聖考不敢以其言進敢入家禮源流而介其端予入侍聖考命左右取一卷來有
鄭澔跋文其指語可見其手法故聖考有所處分其時李眞儒論先正臣權尙夏
緖而墓文擬書出而漸漸層激末稍登諸御製欲以鎭朝市而老論以此藉重以予謂
負聖考遺訓而先正臣尹宣擧文集毁板之請先朝終不許之聖考之意予豈仰負

儲之議適出于老論故相臣柳鳳輝之疏悖矣而只論一夜間舉措初非不足
於予也忠於景廟者忠於予忠於予者亦忠於景廟以代理建儲可謂
之逆矣此則少論尚不能知所諱矣亮龍疏書上其時少論有一鏡老
論有龍澤天紀及予辭位趙泰耉白于大朝而來慰東宮予知其用心怕乎
故對說心曲云緣予一人之多及禍云則李明誼伊時極為遍論而言予實
曰予惟問寢視膳而已此言奚為吾側泰耉其時不能分至否不至臨臨則庶
不傷景廟盛德至明而乃不能然故自此漸望不見朝報緣予心不好故耳
其時白望之旗云虎龍亦逆之心正欲去予之意而不顧此以累世為嗾公
然打殺豈不慘烈白望招中有領府事少論之緩也葉峴沈台南人之請
者云何足深惡予虎龍乃欲去予者不治白望則為一鏡至用法外之刑者
亦是予領府事及趙泰億謂虎龍事絶痛當問云者始陳於進善門
鞫一鏡時情節初豈不知此乃蔽於黨論而不知當初虎龍即當打殺豈

爲東城君者耶而與天紀爛熳爲惡末乃爲一鏡䇭欲除東宮者是可㐲置乎
彼老論亦非不殺戮至此豈不報復乎以予仁弱故不能展其志只殺戮尙
此外有誰免乎不知予心者謂以建儲爲功者誤矣丁未處分後卿等宜洗滌之而
入來後猶恃而不解其中結者疑過而陵惡之次以爲捨此不可爲也次以爲世守
此論不可捨也末者爲逆是忠爲上層逆爲下層矣天紀等考見鞫案可知其
惡至於聯割決非逆也是爲親者諱之道也聯割決不可謂逆若謂之忠則
過矣至於建陵贈謚尤過矣卿等之黨一鏡弼夢明誼亦非逆乎一鏡疏中董
臣劃名而被論必心有不安而不入矣又曰韋中養亭謂逆則寃矣當今扶國誰歟
則書示養亭者謂頤命以其子入於逆故追奪金昌集不是處尤不如頤命而其
孫又于逆獄追奪李健命則爲吾請命成章而還一鏡莅斬於配所不亦亡嚴
乎罪聯割而台雖謗之人豈有成乎頤命昌集則持之不已稱前追奪聯割則
彼之使彼入來豈不好哉老論則一人謂之黑則衆謂黑少論則彼彼而外各持

其謀凶謂若服老少中擇其存者而用焉可服其心矣詳見少退後入上曰李
夾所細白望環刃不過編淡小刃子一鏡輩如得奇貨謂以此入於三手者豈
不怪乎又曰領府事以為罪聯劄而後可明君臣之義後世若有請建儲代
理則一並歸之於逆乎㙜曰建儲代理廣是光明正大之義辛丑臣參賓廳
會議仍遭狼狽還伏田間甲辰始為松都留守臣每言聯劄決不可罪淳
曰既請罪趙聖復一日三四啓又為廷請俄而聯劄旋因趙泰耈請對入隨
入請收成臣謂趙顯命曰既為廷請何為聯劄何為請收成命耶一日之内三
變其事廷請是則聯劄非也聯劄是則請收成命非也舉措如此安得不疑
乎天下事惟一个是其心不忠於景廟也亦不純於殿下也其間不容私意
之挾雜又安得容罪罪之可也殺之過矣上曰其事果苟難若論其罪不
過削奪削淳曰賜謚設院故少論人皆有情私矣丁未秋以為漫漶縮縫
則不過可遂施追奪之律其時非以聯劄為逆以為於景廟有不盡分

處盖追奪非一律也其中二人固有間爲既〻死無追奪以下之法故用律同矣上
曰前既懸刑今復追奪不亦過乎譚曰自乙巳至今處分亦安知不爲金石之典乎
此後恐無蕩平之效矣國是則終不可累変若隨時更改則豈有可定之乎上曰
乙巳欲矯向來慘刻未免矯枉過直下未處分乎誠過矣令日下教豈有此慮宗明
曰老論見鏡夢亭而峯疑少論小論見天紀龍澤山奉等疑老論又不知裡面持
之益惡語多不擇其原老少中皆不無此心而外爲大言朝廷士大夫之斷〻無他者亦爲
所誤矣上曰其在少論善類當之亦不至此〻非慰藉卿等也寅明曰其時臣親見趙泰
耈請如華佗洗心法勸其三嚴請而泰耈不能爲之矣上曰其人雖端雅其心量不能
爲卿所勸也又曰聯割不可置之合聯割而以別罪〻顚命至於呂集內豈非寧
面別又曰呂集鏈命泰采則復官而建院賜諡寧初論可也四割亦爲區別則置
逆尤分明矣罪四割而唯諾者徒之杜則豈朝廷道理乎此意出舉措可也◯判

有哉

六年陳三月誅宗室倰興昭析遠昭羅弘彥鄭道隆等弘彥戊申賊崇坤崇大之至親是孝之友婿戊申漏網潛伏鄉閭肆爲叵測之說丹子所錄犯上不道言尤凶悖諸賊所推戴卽倰析也倰析禎稱從孫同龍道外孫也兄胥假出銀貨助逆而賊徒稱之爲人勝於倰真推戴在析云倰析并施刑訊李真儒尹聖時徐宗厦亦鞫問倰析處絞真儒等三人栲死弘彥英所錄丹子中毛髮凛然云聞羅斗冬所謂鄭義亹亹云者亦聞於流傳逆鏡賊帥不循臣而稱進賜聞崇訓之兩弟崇誼崇說而金南復言天海事矣傳曰弘彥丹子所記之語誣逼景廟異鏡帥以鄭義翊天海以義士贊爲爲掛書根柢凶檄之嚆矢旣自服以大逆不道依秀夢例擧行△弘彥之黨有宦官者崔必雄亡命未捕矣何必雄潛入內宮房處火藥爲守直宦官所捕納正其罪遣臣言守直宦官宜施賞上曰侍宦之類若聞此路

後世必有策勳之弊漸不可長也○六月二十八日王大妃魚氏昇遐○十二月召對靈城
君朴文秀曰近來朝廷以才局用者未聞屢布以諫官任者未聞諫諍以經幄任者
未聞稽遠宦今日人才不如古而然耶殿下既不樂聞直言群下亦恐有咈上意上下胥失
如是一二年則國事將至何境耶上曰若非文秀何以得聞此言乎○經筵官尹東源
疏告歸上召見之東源以明倫紀致中和之道勉戒上覆嘆之○是歲八路大有年○命公
私賤男女并從母役以辛亥正月初一日爲始敎曰頃者金尚翼以爲不去從父之法則
將無良役之人云故予非不知有弊而特許從母之法日後如有弊變更可也○命擇
箕氏後秀者使奉崇仁殿修葺于墓遣官致祭○七年辛亥六月大旱命停酒房○
八月遷坡州長陵于交河先是有言舊陵多蛇蝎者上命大臣審視果然遂決遷厝延
百年仙寢移奉禮重役臣上欲親詣不卜日筵臣有言是日有忌上曰東史識女王拘
忌乃以是導予此婦寺之忠遂下銀子二千一百五十兩分給所營及交河官以省力役
之費上詣舊陵[illegible]見[illegible]人皆所處[illegible]之舊陵以酒[illegible]

植上取其子親審於新傢 秋八路大無 冬以經理廳錢一萬錢江都米七千斛南漢米三千斛劃付圻營補賑資高陽張灘民食北漢糴為縣所賴自繼死命施典勅諸道勿令催糴以関西錢本移給嶺南海西詳定米一萬石移給圻內賑廳米赴歲初發賣都民諸臣請減百官祿俸上曰微官斗祿乃妻子所懸望此亦一賑也賑堂金在魯奏方大歛難蔡享之用可以減殺上曰苟可之罷仁廟朝命去彩花亦此意也 先是丙午平壤逆配罪人睦天任喪其親歛歸葬上曰治天下無他孝也存也載法典之歸葬如是防塞不已甚乎其令歸葬至丙辰大臣言編配遭父母喪者歸葬法無其文上曰王者以孝為治如之何其不歸葬其令許之

設礪峴鎮

八年壬子判府事閔鎮遠自鄉入城上召見鎮遠奏先正臣宋時烈告願廟曰古者宮中法嚴每日列書正宮後宮受點當夕貳服以待中官每點於

內殿〻〻常曰年少後宮多何以每賜老身也盛服難耐願勿如此先正臣宋俊吉以爲中殿無嫉忌之心內殿有逮下之德所以子孫衆多誠後世之所當法也臣非歎殿下不即揀淑媛蓋求嗣之道當先廣博積善誠小民誠爲祈永之本

○五道設賑有司欲爲粥以賑民上曰與之乾糇俾與妻子共之△上教曰每日減御供米以給賑廳內下將貨補賑又命折湖西南甲胄米分給該道除防二千石亦給該道以補賑又教曰京折米四千石白給湖西大同米二千石亦白給湖南常賑租五千石嶺南常賑租七千石亦白給尤甚邑身布身貢而減半糶耗盡爲許給監賑御史湖南李匡德湖西金尚翼嶺南李宗白差送沈聖希爲濟州監賑御史湖南大同米二千石儲置米三千石船運以賑○修渾天儀先是世宗朝剏造建欽敬閣壬辰爲灰燼宣廟回鑾首命李恒福謀舊制建閣於昌德宮顯廟朝宋浚吉請復欽敬制命李敏哲爲儀象肅宗朝命敏哲重修建齊政閣于熙政堂之南至是上歲

久差訛命安重泰等重修達撰政咨于慶興宮興政之東〇冬至使洛昌君樘副使趙尚綱書狀官李日濟進明史之朝鮮列傳謄本先是大明會典等書載我國宗系至及開國事爽實宣祖朝遣使卞正猶未盡於頭史皇朝十六朝紀載仁祖登極事多誣衊肅宗丙辰遣使卞之及聞清國命修明史本紀命西平君橈奏請釐正回咨云書成當頒至是始得準許頒賜乃命告廟頒教〇設涌頂倉於延日從慶尚監司趙顯命之請

九年癸丑富平府使金尚星應旨疏殿下經權互用義利雙行只此小偏平先立題目事事施施未能一付於理裁量太過排沮太甚互對雙擧如分兩段陰剖用舍無往不然以至于千競之徒輒至高官選請之士未克實用殿下之大建皇極惟才是用者果安在哉答曰條陳明白指予之病之痛尤甚洞曉可不體省仍以璽書錫焉〇上引見備堂詢良役變通左相金興慶主口錢靈城君朴文秀破鎮堡吏判宋寅明請減大同上曰為民父母不能救豈不愧哉善治身令雖在

在上裁斷耳○正月李光佐閔鎮遠皆令致仕

十年甲寅 命立碑於莊陵

十一年乙卯正月二十一日元子誕生○命立碑于淨業院ゝ在興仁門外燕尾洞端宗王妃宋氏舊基也上親書淨業院舊基五字立碑又書東望峯三字命鐫于院之對峯石上即后之登望寧越之處○命御使于諸道令備局定節目一御使必捉可據之文字然後始封庫一非桂邑雖有所聞自可歸來毋得一驛書啓一徃來秘密毋得淹滞一營將治盜察訪馬政一驛廉察一料販牟利厲民者一西北守令冒禁捧蔘一諸宮家各衙門差人濫捧収稅一歲抄磨勘後閑頌見發一各營门定額外加定一徒營兵營水使差偈木勒捧一升一官私債定式外加捧一火藥不猛鳥銃穴窄一湖南監兵水營松蔘雜色罷定不遵節目一平安道詳定後違越者○十一月特召李昌令三事言氣殿下御奎賜書昌從有識待宣二度之論責己求助臣核

其時釋嶲未幾區區欽忭獨佑大誥之頒今已三年初頒之日精神風采
如彼赫然旋轉乾坤之功凡靜日新之治若何辨出於一彈之間畢竟
氣像不得前日樣子始也雷厲風飛之者終至消沮退縮天地閑地廓
者今愈沈痼纏繞南方之冤機雖已毀撤而未能罷燕市之貿易
宮庭之折受雖已革罷而不斷私昵之倖濫九啓一九之國反斬於諫於
之書聾瞽寂寞之責慶以為沽名之譏以殿下一人之身判若兩截以
殿下一人之言於此二曰邯鄲之步未完半廢完半道而廢九仞之功終為一簣之
彭一曰和壹內以篤聖化前後陳於殿下者幾人朴文秀言之矣尹淳言
之矣顯命號中香囊之語辭意悲切一香囊之華諭何関於閫內之和
乎而其所慍然感傷而抱持而泣者痛迫之情恒積乎中不知不覺之中
自然感觸於內而不能禁也夫談詩而不躬二南之化則不可謂善談詩
學易而不知乾坤之義則不可謂善學易矣殿下臨筵而反顧循省

則未必有蕎對方丹之心矣二曰近隷以嚴內治三曰敎元子以養性德
臣聞元子誕降之初自內製入錦靴紋冠銀裰犀鞋之屬大臣鄙損之
請其意未必不由於此這中多發未安之教大臣豈有他哉不過爲世子
惜福耳四曰卞犀下以精遴在殿下一端疾痛在於罔聞直言閉鎭遠
言後宮事而忤旨尹淳言所受事而忤旨殿下之心所好可知李春
躋亂沽恩寵君惠教以不言保官職至若通視孰之趙明翼承順之李春蹢
置之近密彼姻貴大人金興慶四年迺鄕所設措者何事三書亘履邇所達
白者何事上殿則一味承順殆同於王三旨被論則下入旋出亦近晉劉綿花至
於措擇於權駙子受賂官房將裝之本手自題狀太倉預入之俸親自斗量非
所以爲百僚之具瞻也殿下內庠於貴主之情外拘於都尉之面姑且羈縻之至
此耳獨不念廟廊重任非一人德色之地耶五曰破朋黨以圖實效我國黨論
百年痼疾始以臭味繼以參商終於水火昔之傍觀繼以指戈終以魚肉以甫庙之策

明剛毅不能破之於前景福之沉重凋度不能禁之於後惟我殿下獨之其不破此則
不能以爲國所揭以爲治者蕩平二字政目之間彼此參錯班聯之間老少互對其視
向來一作一輿之時自是別世界然臣猶以爲未所謂王道蕩蕩乎無詐毅矣安排無係着
矣惟是一箇是與非而已殿下一切反是用人則必欲雙舉互對敢言則不曾分別是非甚
至殿下之刑賞殿下不能自任殿下之用舍殿下不能自立一段意思專在彌縫雖欲破黨
而黨不能破黨者此也其所以調劑者適增其拂鬱之氣再先朝亡命之人謂之有罪則殺
之謂之無罪則當釋而始焉島置末乃量移未免爲彼此不及之律平生倚仗之臣寵及擬
手褒之以貫日而不待年至徑許致仕殆近半上落下之舉由是言之殿下刑賞果能自任
乎柳壽垣之學識豈不若宋徵啓而獨漏瀛館之選吳光運之詞翰豈不及宋景壽而未
通国子之擬洪景輔之才望詎下於柳復明而反阻藩臬之擬洪廷命之胄閥豈比於朴致
文而尚阻台省之通由是言之殿下之用舍果得自立乎中晩之當枳何預李喆輔之通擬
而不通哲輔則必枳申晩者此是一邊苟且之論也尹汲之陞擬何関日子之淹速而令陞

則否後陞則可者是彼意閙之計也尹伋之循私金漢喆之不公殿下不問
曲直而兩解而兩救以言乎國事則泮渙以言乎人材則沈屈以言乎士氣則
委靡殿下以苦心血誠終未做實效而為虛假不固之蕩平圍套不徒不能
破黨亦竟添成一黨噫老黨之少黨固有主客弱強之勢老黨之人世執國
命根柢已固少黨既乏內外之所扶又乏權力之所資不過一羈孫之臣是故橫
鶩凌轢意氣豪健排軋異己務快己私者老黨之氣習也瞻前顧後畏
首畏尾巧避形迹不敢擔當者少黨之本色彼之長處亦在於是勇往直
前當事不避而所短固在於此此之所短雖若在於纖瑣零星并軟退怯
而長處亦在於是不幸辛壬年一種食祿之輩脫却本來守拙之面目循
冒黨人務峻之套習其機關運用專在排擯已濟私怨之計已不勝乎人
心而逆鏡鴟張之朝廷又畏其氣勢雖一隊士類之崖異者亦不能明
言顯斥攻其鷹鸇之逐故彼邊之勍懟者不下清濁單目以鏡黨及其

伏法之後逆節綜綜討罪而生前斬賑既未勇決死後誅心殆近後時彼方凶逆我奚
肉我孰肯出怨其心强為分疏哉本積畏約之勢示悔受弱固自不少而況此太平韓魏
之勝惴惴于崖唱之際矣若洪聖輔尹光天嗜利忘恥之輩固不足道平日高談大言自謂稍
分涇渭者亦值時變化其與聖輔輩不過五十步百步之間矣夫逆自逆吾自吾彼還自彼逆
一鏡之逆何玷於吾潔何辭乎彼濁而反欲換吾之頭目承彼之頷顋卒爛熳於膠漆之
盆而自不覺者正謂非愚則昏豈非今日士大夫之羞乎尤可異者地處人望能足彈壓彼
輩者每於一邊用寬恕之政寬恕之政不足至於恐畏恐畏之不足至於卑屈此而若此他尚
何說奉朝賀一也而閫鎮遠之行此滕恭趙李光佐之行彼必巧避道伯推治暴及於監
于之以兄而已至界文相李傳說猥藉亦已久矣畢竟道伯之狀上來而所惜者差晩然一
經議謝終歸脫空此亦臣所未曉也又曰恢言路以勵士氣以李台重李言之言果悖妄則
罪之黜之未或不可而前席呵叱全失禮貌又視昌集欲為吏判之教實非人主待臣下之
語其身雖未足恤獨不念官以諫為名乎至金尚魯太為之說尤是失言之大者前日支度

之賜未始不出於啓言之意孰不欽仰而及其言之則又輒曰吾所以賞之者
豈欲爲此言乎未知爲何許官而後可以中殿下之意不負賞賚之恩乎
七曰勵廉恥以崇名節八曰革奢侈以昭儉德九曰振綱紀以正頹俗批曰
年少新進有懷無隱深嘉愛君之誠至於今揆章折揚大臣果出公心
乎又教曰文彥博賢相也唐介直臣而特拜英州別駕以黃門護送敬大
臣勸直臣也李錫杓咸悅縣監除授特令乘馹以示國家奬直臣之意○
江監趙最壽啓鬱陵島每一二年搜付今年歉荒請停搜付上以問筵臣
對曰往在丁丑倭人來請此島朝故朝官特賜張漢相圖形蓋其地廣土沃
有人居舊址又有千山島亦廣濶故朝家遂定三年一搜之法至今遵行
矣上遂命搜付○命弘文館書王禹偁待漏記揭于賓廳及備局使之
觀省乙命十二年丙辰四月封王世子乙命禁豪勢家買貢物從右相宋寅明之言也
○二十二日倍王大妃移御慶德宮十月十二日還御昌德宮
十三年丁巳三南六鎮歲命在甚邑軍布米全減以貢米三千石劃給補

賑又以嶺南儲亂米三千石船運御史監賑厶別試登科人李顯彝對策
多顛論補袞闕匃學洪聖躋疏言孝子之庭對有論時政之得失武反
上躬之闕失何嘗有媢嫉主司逼辱君上亦今日顯彝之爲者哉從頭
至尾滿紙胪列皆非詬天罵日中間數句下語尤非所敢聞所忍言者
何敢形諸文字宣布中外戊申餘孽又安知不藉口於此也而考官乃反嘉
奬擢拔之其所言半辭襯合於良役之後耶顯彝自是目不識丁力圖科
甲似此題外之決非場中之作特以首書時輩之疏語何詆用權之宰相
其東攻上躬百倍谷永請正顯彝不敬之罪誅考官不嚴之心後仍甚
啓拔檮遠配厶五月玉堂金聖鐸疏臣年前陳黨論之陷痼士習之不
正大為一邊所憎湖儒李海老斥臣以陰祐西坊嶺儒申鏸目臣以詖言
詆訛醜詆之辱至及於臣師李玄逸則罹禍之冤已至四十餘年之久
今又緣臣一疏遭此無限詬辱臣生三事一之義豈忍泯默而已哉玄

逸之坐今名在罪籍者以己巳秋愿旨疏中一句語蓋以其全疏本意觀之實
欲爲聖母尊安之道爲先大王盡處分之義也己卯之賜環辛巳之全釋辛卯
庚子之復官雖或行或寢而既蒙天鑑之下燭又爲相臣之平反則其本情之
無他於此可見執玄逸當己巳初還在鄉邑以司業被召行到廣州爲坤宮
陳疏而見阻喉院不得呈徹則其謂主張凶論者豈不寃哉臣知殿下於己巳之
事付之先天而竊自痛以臣之故辱及師門上震怒嚴鞫　八月豐原趙顯命疏金
聖鐸將抵於死是其自取固不足惜然其實則玄逸根本聖鐸枝葉根本之玄逸死於
牖下枝葉之聖鐸斃於桁楊其本末輕重之論果何如也況先朝不以逆律勘玄逸而以
護逆責聖鐸不幾近乎罔民乎先朝與當宁事體雖曰不同玄逸與聖鐸不亦間乎
必欲以護逆誅聖鐸則追戮玄逸而後可不然金石之典自有次第至於先天之說亦
豈有別般隱情可以限死嚴問者而朝廷之名論相勝刑獄之議誠失平惜乎殿
下之庭無一介張釋之耳一夫唱之萬夫同聲在外則或慮其過入對則皆言可殺心

口異行忍能而設聞有一二傳生之論旋復阻縮又何其不武也公廉一聖鐸之生死不足言
今日士大夫規模氣像一何至此因臺啓削黜　上製大誥戒敕黨習　趙顯命叙用後
疏臣前疏所論不過法律輕重非敢干名義名義雖嚴豈可舍法律而求之乎
非天地父母性命奚弟不全滄浪之取可誰咎哉然臣竊有所未曉者辛巳夏故
相臣李畬請放玄逸如故相臣則羅學川顯訟玄逸前後一玄逸也而學川
訟之則奚用之聖鐸言之則誅戮之請放玄逸如故相臣則指爲領袖畧論聖
鐸如臣者以爲護逆臣未知名義有時而輕重法律隨時而低昂耶攻臣者大欠
斟量救臣者別有葛藤說未說去遂成大鬨臣本虛舟自然推蕩於風波之中
據然作一黨禍之首此豈臣平生所自期自處者哉　嶺伯閔應洙疏言故參判
曹偉文莊之寬故左尹郭再祐忠翼之立勛故佐郎趙宗道忠毅之死義請並賜謚上
從之　量風山長連朔寧楊根積城麻田砥平田
本年戊午嶺伯李箕鎭啓高麗忠臣吉再節忠請賜謚致祭上曰賜田種竹閔儀

之志雖予不可忝逝者有知豈以賜謚有光耶遣臣言鄭夢周朴尚衷我朝
賜謚上可之　令秋曹更鑄杖穴須八路毋敢違越又刺士大夫私刑　八月右參
贊李德壽疏言東俗尚青前史多記之今以記之未見其可上曰我國處於青
邱立國以仁尚青所以從仁也朝廷之上未聞仁厚之風此時尚青寧尚白乎　金
鉉特除中樞上賜御製詩 鉉父名孝建生於宣祖甲申仁祖甲子登科顯宗丙子年八十三卒鉉生於孝宗庚寅肅宗辛未登科是歲八十九後九十四卒
十五年己未親耕藉田命耒耜牛衣藏于太廟耕牛畜于太僕沒其世上御覲景怡
諭諸臣曰唐玄宗幸觀耕終致天寶之亂予心竊惕終始不怠耶卿等於民事常
如措耒耜時也　正月廿一日備忘記噫予即位今十五年矣小民則德不被時象則令
不眠可謂為君難矣九五之位何等位也而予則視若草芥噫宗太宗是何心也
至於置朕何地而謂也噫予之素心即肅宗之心也使皇兄其有嗣耶謹守吾居
即予本心予雖涼德決不為無所據之君矣噫列祖默佑幸有元良今則治滿
五歲已有主鬯噫孝章若在何待今日予追惟乙酉顧今予年又滿一年矣噫

行之同日夜領相李光佐右相宋寅明二品以上三司請對時上曰令
者下教郞予素心而元良幼冲不忍遽諭矣今若遲回他日何辭歸拜
亦何辭垂後世乎追惟乙酉仰慕聖考至公之心反顧予年其亦曉
矣所諭恒心其本若是上貽戚非為聖之意下開元良幼冲之年大臣國舅
卿宰諸臣竟日力請不知止焉勉從其請以慰軍民之志也時二傳曰還
顧示心百僚軍民者更對之頒而軍民因此驚惶教親臨奉行也
幼學金台南疏言中宗廢妃愼氏之冤非中朝本意金淨朴祥請
復位號肅宗朝申奎又疏請則別廟修祀不舉復位之議請決奉
徽章先是上因事起感命中官守直祠宇未幾台南疏至上曰君
心趨向不可不愼今台南疏亟因中官守祠而為此疏乃召卿宰詢問
皆以為當三嘉縣令李道翼獨以為不可上教曰一縣令外五百人之

議無參差可見人心之所同俄告慈殿則教以先朝嘗欲復因大臣不
同未得行末年有嗟歎之教可以仰揣聖也乃命禮官亟舉縟儀
上謚端敬陵號溫陵祔廟上親祭〇六月移屬羅里倉于臨坡
十六年庚申五月又下釋負之教百官請對還收〇上謁齊厚陵駕過
坡州路見先正臣成渾墓式輸渡臨津望見先正臣李珥所居花
石亭教曰俄見牛溪墓今見此亭如接德容皆遣史官致祭至松
都直詣楸宮太祖舊宮摩挲肅廟御製碑仍御滿月台試士路過
不朝峴問侍臣命名之義對曰太宗設科前朝大族五十餘家不肯赴科
故名也上親書不朝峴三字立碑于遺墟又致祭于麗朝太宗陵又指
穆清殿奉審太祖潛邸歷臨成均館謁聖至善竹橋命止鼓吹示敬
賢之意親書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隱公十四字之碑〇命施鄭山

八字旌其閭除英俊僉知○全羅水使田雲祥依武經書所造海鶻船啓聞上命摠付於統營及諸

水營造之○三司啓柳鳳輝趙泰億追奪李光佐姑先罷不允

十七年辛酉上謂筵臣曰北道五國城有皇帝塚云然否對曰有故老相傳之言上曰其時欲借

道於高麗則五國城之在北道無疑既云皇帝塚令道臣推一收○擢金鎮商大司憲鎮商退居

鄉里上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有是命○上親製衣大訓告廟頒赦○命兼銓郎通清及翰林

薦法上以朝廷朋黨皆於争清選故也宋寅明趙顯命元景夏力贊之倣宋館職召試付

職○褒賜文官崔逵泰以青玉圭送于右相趙顯命曰壬辰亂留陣地得此寶也顯命白之命尚方依

古制以青玉造諸侯及世子圭盃倣永樂賜制也

十八年戌壬三月上親書周而不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乃小人之私意命刻碑竪泮水橋上○二十二日王

世子入學○命館儒生製論節目先是居齋儒生常以二百人為率間以經費不足減為二之

十五人至是增百人輪回居齋準五十點許赴泮試○時樂器散佚失序設樂器都監

以鄕善學延德頌解音律氣即廳監造會社樂器庫及備邊司井中得石磬並
二十枚凡刻癸丑者十五即世宗朝朴堧所造也上以世宗得鐘磬二塲於池中始作雅樂
又得石磬事不偶然於是遲賞沿官收藏中購得笙簧法動鑾鈴以俾有賞效
命王世子經疹候
十九年癸卯大射禮于泮宮遵成廟朝故事上酌獻先聖臨明倫堂試士仍御帳幕始侍
射官三十人耦射獲者賞表裡不獲者罰觶命津遭閭于享官廳東藏子矢命給四
千斛于圻營賑七邑給嶺南米穀二萬斛于咸鏡道賑飢民
二十年甲辰正月尊秘親廟爲毓祥宮命冊世子嬪洪氏命濟州飢以羅里浦五千斛船運賑之命九月
上遵太祖肅宗故事入耆社詣昌德謁璿源殿遂幸耆老所拜靈壽閣親書耆帖禮官進几
杖仍詣毓祥廟用漢高豐故事召見本洞父老給米布明日引見耆社諸臣宣醞賜詩仍
下銀瓶一具曰此聖考已友故事也親製御帖序文命十月進宴于大王大妃殿上親爲頌備効
以僖宋景周爲之乙亥之次是年豐進大周頌況固陵等獻萬壽無疆語諸臣曰親

在不稱老然靈壽閣所受几杖陳于東朝座右歌此詞以代班戲也越三日宴羣臣于崇政殿
用鹿鳴詩歌示我周行及耆老乞言之義宴罷命進臺上頒御膳鄉黨禁前導耆老
諸臣至靈壽閣遂夜與飲○小學訓義成上曰小學是予平生尊信之書召儒臣親自參訂
命刊行○續五禮續大典成○命革金家徙邊之律○東西小門建雉樓
三十一年乙亥上曰聞杜門洞子孫皆為商賈云另加收拾後命祭杜門洞七十二忠○九月逆
賊翼觀頊觀從子嗇以誣罔朝廷斃殆臣以大逆不道請施孥籍之典
三十二年丙子正月以大王大妃寶算六旬上尊號陳賀依先朝舊例朝臣年七十士庶年八十以
上加資○禁燕貿紋緞教曰衮衣輦輿翟衣命婦章服軍門旗幟外一切禁之○御製
自省編成內編以心神為主外編以監戒為主命刊行○命行進以幞頭襴衫放榜遂為定式
先是上欲復中朝制未得其式遂因臣言故參判金玏當萬曆時朝天帝宣賜幞頭襴衫及大學
衍義歸以巾衫藏之安東學舍衍義有御寶令兵曹佐郎權萬云矣上曰萬忠定公
橃後孫即令嶺伯使二臣之後領來至是萬與玏孫洪運領進遂得其制○罷生進壯元物色之規

先是坼榜時竊覘封緘擇地闕為壯元生三延六俗稱夭死必擇賤士充之至是三
邪詣闕爭甲乙日晏不坼榜上問其故命試官持試券入侍遂以御筆擢生負第
三人許增為壯元乃松都人乃教曰自今小科榜一依大科榜厶慶尚左水使金潤得古
印一顆於水濱以進之乃壬辰兵使崔慶會抱而投水者也篆有萬曆字上覽之感
嘆致祭彰烈祠錄用慶會子孫為於印御製銘其面曰追憶往事百有餘年幸
得江南印篆宛然真致祭彰烈祠錄用慶會子孫為 於印御製銘其面曰追憶往
石義烈想像愴光命留櫃營以樹忠焉命藏本營厶九月肩啓逆鏡疏下諸逆咸伏典刑戮懸
杖下獨鄭楷牖下之死在於戊申之前顯戮莫行請追奪官爵益覺與論稱無異戊申
度初將節北藩與呂悌苗溥遲欽華補綴家議海島逆船之狀營下錄奏之跡將圖不之讀
於綿布營廩之米為乾俵校撫查狀既為時著渠之所伏亦不能自掩則其應據亮西鄉音器
晟之逆鄭彰謇無餘而暫時萬竄旋被陰誅請追奪官爵厶先是上招延大臣忠朴弼處逆
秩為吏判弼周袖劄請正辛壬諸賊罪至是三司合啓恭音自殿下潜邸陰懷思忌爾昌嫌三字故

儲位以定省求試非可以定永代理有命斷入非所願意敢反而究其私之謀白正不出
誘以死中求生之言其前後出言一轉為鳳輝之疏再轉為一鏡之疏三轉為戊申請賊誣天
罵曰請泰耆追奪官爵乎丑建儲處分光明而鳳輝請之此迫草卒使令催督為人之心疑
惑久而靡定若其無人臣禮無字乃漢御史劾廢太子之語而累以廟終無嗣屬意豈不知而
乃以顯望叢斯為言此譸張之論所由始也請鳳輝追奪官爵光佐之疑出證獄盡露台望
之指賊鏡教文後權擬本矣有若酬芳然李潛出言進鏡此之茂後光佐淵龍襲其論至請
褒贈泰徵思晟輩皆光佐所汲引卯育戊申稱亂亦非別人錫恒之主張證獄與六
泰耆同一出肚證獄既成必請虎龍錄勳又欲奏彼中籍勢泰耆特至若綴儉樹以鼓
經筵豐閣路絕以代理此之傳禪語意出於泰億之表文指意與一鏡相表裡安定國
老門生天子之奏引用唐宦擁立昏辟事且一鏡教文誅罪行並等語說為當然任脩撝
請并追奪官爵傳莫重懲惡討不可以而依遵光佐泰億施律過多不允泰耆鳳輝
時施削奪之典仍御書潔身去君四字傳于故奉朝賀李台佐家廟以改等當賊

當宁識

十二年卯上教筵臣曰東朝檢集祥殿日蔵得一玉帶賜予即宣廟所御也肅廟乙亥

御此帶朝參今乃得此異哉明日迎御古玉帶焚香于濬源殿○五月大王大妃

周甲上尊百官陳賀○覲州于東籍田用皇朝故事也○命竪碑于露梁六臣

墓○命勿禁困葬封標犯葬者○信川量田

二十五年戊辰命慶州敬順王陵依麗王陵例置府掾五人○十月鞠權維權檜

并杖斃檜供今初三日臣婢世分忽得書以視臣其書曰索諱于增慎獻奸天

臣持視臣持視臣叔繼曰極異常矣增字似指昭川號增爵又曰汝知此書天作郎

天何以成言紅錦假妖書所言爾何以在天宇私昏臣往昭川家問曰向者先訓乎

曰無矣有事乎曰無有何異常此事乎曰無臣曰忽吾得所見者告之矣繼

供增字之義臣心以為似是昭川名字矣使稅往知只欲知昭川字投書與否耳

汝京共主生名昭善潭寧海曰亡惇處其昭善言曰有實事矣臣問有何實

對曰吾家有投書事[illegible]

二日時祭時以入祠堂有投書之變罪人斯得然後可達矣其後稔言渠家有投書

云故有請對之舉矣纘益寬之族侄一鏡外黨為人妖邪狠毒曾為始官疏訐

宋寅明遠竄用蒙放廢投多年稔纘之從侄與增為中表叔侄繼參增家時

參增塋忽得妖書相與諮說大看之稽從傍窺覘以覘增塋氣色其後稔

見增若不知增得妖書設三條之問答仍言渠家亦有投書以動其非

分之心其為纘所囑明然而增乃於數日後始請對稱以妖書卽付大詰不

多實稔纘杖斃增荳斉島配

二十五年己巳正月命王世子代理△命刊良弦蒼正圖解御製贊至是刊付△金川

量田

二十六年庚午以宋信國公文天祥配享永柔卧龍祠先是拜恩使趙顯命得信

國遺像於燕中故獻上曰文承相義烈令人起敬曾聞大鎮有皇帝像云

令少文陞二人建祠享事議大臣皆以為不便上曰卧龍祠宣廟與感命武穆追配
亦曠感之聖意也卧龍欲復漢室武穆欲迎二帝信旺欲存宋祚三忠一也其以
信旺配于卧龍祠賜額三忠祠三字○王世孫誕降○行均役法初我畦貢賦外無
他累放番收布貝來已久各衙門稱以良軍收布二疋遂作徑貫於是有白骨徵布
黃口簽丁之弊肅廟辛卯令廟堂変通大臣諸臣或以戶布或云良丁逆議矛盾不能
行景廟代理初君相李健命劉進毋子軍布捧二疋者減一疋而其代以田結雜役充
給雜役則移徵烟戶事因持平柳復明疏還寢至是洪啓禧畧以東方顯命顯命
之善及啓禧尚為忠伯請行結布作毋子以進戶判朴文秀請行戶錢上臨弘化門詢
問五部士民曰自古說良役救弊也戶布也結布也遊布也口錢也今救弊之策貝答
面陳士庶之言戶錢便者多言結布便者十居二三上命磨鍊戶錢則大戶二三兩小戶收
文七十文猶不足矣上特命寢之引見備局大臣三司諸臣教曰假令結戶俱不可行一
疋決不可減卽等乃付作減之一疋講定給代之策不者更無見乎於是令諸道頭

命左相金若魯右相鄭羽良謀先設廳名曰均役三公句管以申晩金尚魯
洪啓禧趙榮國金尚星差堂上韓光肇金致仁差郎廳題命進均役事目
請變通兩軍門減鎭堡罷營將行會錄法諸議難之啓禧疏請六道田結每
一結收五十文以充根其隱餘結魚鹽稅撰武軍官略加整頓上命堂郎草節目
凡十條一曰以旧守禦營廳為均役廳為蓄積充給之地二曰結米西北兩道及六道
田結每結收米二斗或錢五十文定式三曰餘結關北外七道穀餘結之數總為二
萬餘結四曰海稅諸道魚鹽之稅五曰軍官良民之役入校生特從別擇軍官
收布六曰移劃減疋之後忠廳儲置未及海西詳定米合一萬石以新儲移劃
本廳七曰減革軍門及該目回制略加變通外方營營鎭隨宜變通者減
八曰給代之數列為定式使之逐年按例舉行九曰需用本廳米木給代之外不得
一毫他用即官則以有實職人兼吏隸亦代本料移定十曰會錄一年給代之餘
數令各道捧留歲末開列報廳以備凶荒之資也仍令移劃各樣耗穀查括

漏結又罷宮房各衙門折拨漁鹽及所屬船隻一體徵稅特設選武軍官各道每年
試藝優等減布△上幸温泉所過大臣儒臣墓遣官致祭
二十七年辛未正月上率百官陳賀于大妃加上尊號以母臨四十年△令相金在魯
辭職仍言良役之痼弊孰不言之而終無可救之策民累朝欲改而未改者況衰末乎
其可不畏而輕試乎此臣所以不生意於變通聖美亦豈深知而堅定矣一朝黙行
之豈惻怛愛民之念而議事者易言之故耳不復審度雖下減疋之令使之多方區劃
以期充補主管之臣不得不以減剩搜括為務凡係歛財之房靡不用極条列有煩色
不正蠲減之極案患不着別岐之注新怨方興利害相參怨讟流聞内而百各司外
而營邑鎮無不受弊破東補西百孔千瘡一年二年長此不已則倉儲先敗於蕩盡新
入未洽於例下不幸有大饑師旅則又將何物而接濟也外無窮之弊莫測之憂有不
敢盡言此臣所以不敢復進者也△入對時令相金在魯復言新法及有無限弊端不
如還舊法上曰王雖之決不可失信於百萬軍民

二十九年癸酉五月追上淑嬪謚號改廟爲宮改墓爲園○築東林城于宣川○春親耕籍田

三十年甲戌築城于臨津○九月十三日回甲誕日權停百官賀進宴于大王大妃

三十一年乙亥二月羅州客舍掛書有奸臣滿朝民陷塗炭將擧兵等語監司趙雲逵詗得尹志及可疑者馳啓悉拿鞫伏誅○林天大吏羅州供曰與志同謀志曰吾以訓將之子二十年在謫不得放等死矣欲爲掛書動搖人心然後可以有爲志與金沆兄弟林國董父子李齊春李孝植羅貫來奇彦杓吳時大父子李宗茂諸人同爲謀議財力則官吏皆掌倉庫可以取用軍器稱以庫中失火偸用爲可矣累加刑訊以志從郞因天大盡露命減死定配○李孝植供曰雖死事當爲之若謀泄時旣則當以從爲羅州牧使矣樹青林國董奇彦杓皆知此事矣志手書西書之時果爲見知情不告之刑○林國董供志父子並與京人相親者李夏徵在羅州時志之子常在衙中鄕人相親者林徵遠柳尚轉柳

鳳恭京人姓李字踏伯者嗣尚孫修敬親密雅答則希哲書嘱李姓人名明祚為普昰德子常往來
尹勝模不知其名所謂序文不知其意題則夢錦臺是志之壁辭也志聞馬庥星隕之夜少
為此天鼓星表有此夜今有此夜若有夜則吞必赦還矣志之妻即羅允學之妹允學亦與
志相親李萬江論中與志書札往來之跡臣亦知之矣以知情不告逮既巫刑曰志供臣之子光哲
與境內人等依楔而天大李植為下楔金沆林国董為上楔與天大面質天大曰楔會協羅汝閣
我亮離衛前為右營將豈不好乎昨年九十月汝連招我謀為亂事安敢欺乎汝之長子送于忠清
道募人之說亦豈不言乎與李植面質李植曰汝豈不曰事成則以我為羅州牧使而使我掌軍
粮以其功為牧使云矣志言屢加刑訊故三司啓逆志陰謀狠毒與諸賊之招至於虎亂無言之書
還於筵中渠亦逮既時以區頑忍杖徑斃宜令王府照逆律奉行上允之曰光哲供臣祖疏章文
字送亂相親家而臣祖家狀及年譜中有觸諱時象之語故臣以此為慮矣又以臣亂序文於允尚
白尚自回製給所謂箕叟尹得九之序即漕之子聖時之孫謂三郎得九之兄而夏徵之婿也臣
昨年來京時見今發而知有惡天甲字見朝報而知有星隕之夜矣光哲供国董面質国董

恒曰洛陽三月草出萌傀句設曾不傳誦於我等國董曰臣詩三句居同於和順居崔彥恒而出處
則不知矣蓋先哲擇頭而有甚於志樓探文書中有畫詩而終其篇末之詩意甚叵測大逆不道
遂曉上親臨崇禮門樓百官序立斬於青坡亦路○國榮於納文書籠中羅布於狀使李夏徵書
札最多至稱太之別號其志書示之夢拜先大監又一鏡伏法之後以聖時之孫為女婿上臨命
配夏徵極還夏命拿鞫夏徵供飛禹之為逆臣未詳知而臣則以為有一鏡疏然後始可謂逆
鄭大逆不道遂晚命懸首羅布官門○左相金尚魯啓夏徵之逆與辛壬諸賊脈絡相關
於此討逆未痛治其本乃使此輩無所懲戢請泰耉鳳輝飛禹一鏡疏下諸賊並追施以逆律
搢紳聯名疏請亟從大臣所請仍嚴討光佐錫恒罪右相趙載浩遂陳光佐之罪○傳曰逆
志逆徵之自犯其逆專由隄防之不嚴頃於戊申梟示泰徵都下臨既今鎮日推鞫雖不能
鉤得窩主不可不有處分右相趙載浩所奏則曰過矣今乃負刑政之大體遍問文蔭
武入侍至于軍兵皆無異辭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也況其泰耉輝也鳳輝泰耉師尙飛禹

請賊進施逆律之請是矣〻〻鏡今庚龍既施逆律李佐光任用久矣今日逆徽非光佐
河以致此況一遐偏溺專由於光佐特允三司之請趙泰億其知戰矣無光佐決無偏溺之
理然宜嚴懲討特收其勝崔錫恒雖不若泰億所犯復官過矣並與光佐施行噫彼
戮斬余其何意乎其子則並勿為奴爲稱等施拏戮之典諸子並處後命臣請此房
進施逆律夏宅番陸拏籍事允之○傳曰煜爐一也並允給請煜端川爐洪原○尚白洪福
徒之人俛制使金允金羅木使羅布潢濟及朴纘新趙遠東夏閔孝達全桂天李時遐
李明祚是也臣見趙東鵾語及此事曰君欲為內應乎東鵾曰觀其為之由致虛則落拓
坎坷故欲圖公卿入於此事臣之心異致虛何其乎尚白物故三司啓大逆律罪行允之
朴纘新趙東發問目云〻傳曰朴纘新頃年奏對已無臣節陰謀之狀逆白既已直
招而親問下不爲承款最帶借朝服行下事亦儇諱納供勳優趙東鵾帳前侍衛
擧止悖況及其親問乃曰當門逢着夏徵而重臣所不知之事自曰親問諸臣不辭
昭之事亦曰目親見所入之門自有其門則以何云乃比門自出其親問之下事陳碍之

[illegible]

〻〻郎利何將校東鼎就命之日景勳之父自縊死景勳供東鼎縱臣使為渠臣命占曰

大將兵判政丞皆徵辛臣荅以爲不可東鼎曰利將先除後可爲之武值舉動則利將當於

帳命寔治以守廳能事乘時殺害則來須自有好事文曰北兵使趙東夏是吾至親統制

使金潤是吾親友一自南來一自北來吾為內應則可以成事潘差池中庫寔知情不告逢晚正

刑云云司啓東鼎係大逆律舉行允之趙東夏供有偏論二字命刑再推終不直招供有枉殺

忠之語加刑物故憲府請孥籍不允○閔厚基供尚旨云八路皆起語亦不可不入臣以暮

得為荅是壬子癸丑間邸所矣物故陳啓同希律舉行○李修範師尚獜供先在京中觀舊

比臣倍多其李匡師為莫逆友而希哲及渠之查頓主張收合物故○金潤果刑杖斃

四月初五日禮曹啓今番討逆後考擬前例告廟陳賀之意草記稟請寔批旨雖有罪逆之

〻命而親臨獄門正法忠逆閔月帳啟既殲賊魁其代申懲討前例告廟進箋頒教陳

賀等依例舉行何必傳曰既有下教貝何更稟況臨御卅載治效漠然六旬瞑舞又

有此基心自惡然何賀之有哉雖有前例莫當而爲又作許申之比者乎其可復禀○禮

曹啓討逆慶科春塘臺親臨庭試來五月初二日告廟頒教陳賀今十三日舉行何如傳曰

允○廿三傳曰昔一宗臣侍衛殿帶渝龜特賜其帶近來宗英登莫若近日而今日班行有

一宗臣秩至二品章服不備其在待宗英之道心自愧焉其令該曹特賜章服表裡以示

待金枝之意○廿八傳曰板蕩誠臣識可謂禁御將趙東鄰兵使趙東晋也東晋不過亞

將東夏未赴任而俱入其中而趙東鄰則身爲將任趙東晋則方在閫任而超乎其中

能充乎此恒日處身爲國之心因此昭然豈不爲寒歲松栢乎特示嘉獎之意以礪後之

武弁○廿八大臣入侍時左相金尚魯啓各處願堂寺刹曾因朝令一竝革罷而其中或均歸

移見屬之寺初不私論以致見漏太學之有屬寺危殆不正故頃因泮齋之報請復舊嚴

題不許則國子長遞然後還屬其在事體萬萬未安大臣推考見屬寺刹依前

革罷何如曰依爲之○詳傳曰稼穡唑之本昔周公眷眷于成王而今則爲其君而不

知稼穡之艱難其臣亦然噫細瑣膏粱豈識其衷中田家詩得見子弟亦不知何者

為耟何者為稼穡故鄉曲士夫亦效宗華以自手農桑為高尚之事昔漢之兒寬帶經而鋤
唐之董生鋤耕合讀豈徒此也伊尹耕於莘野諸葛躬耕南陽而自古帝王有親耕之事
何以為美若此之故非徒士夫遊方之民以此效之須若着笠遊衣遊食不為農桑因此而
小民亦懶農可勝寒心哉謂勸農則用田畯而今則不勸農而催稅農事七事中一而守
令慢不知何事亦不寒心噫今年是何年耶上下戒心之年也頃日既諭兩賜近雖適作
焉知日後無水無旱思之及此不覺凜然吁嗟今日尤為勸農之時咨爾諸道道臣申飭
列邑身為田畯着實勸課雖多美政若怠勸農甚者決闕輕者殿最必不饒貸莫
替予今年因尚書與慨為今年懂懂之意事下諭于八道道臣三都留守○詳大臣備堂
剏設時左相金尚魯達啓資廣興兩倉乃是月頒料祿衙門也機以事而豈有棄置而
近因員役輩呈訴許給還上翔啓無前之謬例當春則受食許多穀物當秋則全數
不納云此不但名色之不正倉穀之無匹耗失多由於屯事極寒心此後各別禁斷如或
有不如令者堂後戶堂隨現論罪何如令曰依為之又諭達大潮以堂下官乘輶事前

後仍飭而紀綱解弛法禁不行堂下奉命者乘轎加杷仍杷之弊猶失前日而後驛掩
亂不聞此固察訪之罪其不能摘發論罪者道臣亦難免其責而堂下守令之冒禁乘
轎愈往愈甚此許易行之禁令尚不行其可謂國有法乎事之寒心莫此為甚更加嚴飭
道臣何如令曰依為之○判書李溵曰乘轎申飭之後堂下要避乘轎之名創為屋無轎
而乘之云朝臣乘服自有典章當乘鞍馬者乘鞍馬當乘屋轎者乘屋轎道理當
然而非鞍非轎別出新制者極可駭此亦一體禁斷似宜矣令曰依為之○傳曰令聞元良
次對入侍者只五人云噫頃者下教豈徒言也即元良一初之政若此僅備員事體寒心
大臣雖已請推既聞之後不可默焉其頃不參外並從重推考○又傳曰今則初除職
同之時凡事尤為飭勵昔年金萬琛之於尹得駿非細噫而猶以申湊事叩飭近者
噫道大廈請推其文見亦以為嘆或以此分疏於前席者而至於此閒論氣況此時
乎此後不敢以此啓諸臣奏事另加叩飭○五月靜上親臨春塘臺試後討逆慶科一
試券者制賦而其下數幅作龍頭字無非亂言悖說上命拆封即戊申枝黨沈成衍

之事罪衍也命拘拯又御前下直視奏任東時其一行亦行[illegible]
象漢上之上覽未訖拍案流涕曰痛低亘測不忍正視肆然書諾何足說也命議捕以鞫訊
衍供此乃臣一個心草收未入稿已書之矣鎮紀逃而不能捉若有明諜可捕故有許云云矣刑推
更供金山寺刷業宦祀只見讒問矣勅使來后有募筆錄弘濟院故南別宮不能直對
矣回書辭意以刷業祀且其南別宮為完故初以洒見此祀其不及勅使接待何處為措而
再供此加刑更供匿名書臣罪爲之其中救人卽臣之發言也動底之人皆還之臣欲先除去爲此
函慘之詳矣達志殘忠（熊商庶 五商子）其之同謀忠卽春川人柳明斗婿也達鎭從孫道成爲鷹主忠
書此文給臣使呈之惠方發軍謀達於春川矣結案大逆不道正刑於崇禮門外孥籍
尹忠文書中有日記丹錄犯上逆悖上親臨崇禮門樓加刑惠供匿書行作而臣書大逆不
道遲晚百官序立梟示行度醢儀惠先勳憲熊商庶子愁並杖斃白善今勝供臣其
惡国之漢相親屠牛犒軍欲爲大賊攻春川得軍器來大逆同參遲晚正刑孥籍子鵠
壽杖斃從帝丞相亚刑〇柳明斗供夏徵爲南中守令欲其志領軍上來鼎衍帝業

生於斯世不能有為生亦何為今科假亞書以售其心矣加刑物故子鳳鄰正刑○上以逆賊
罪狀昰於他逆鞫告廟頒教○全漢濟仁一鏡供李天運呂光孝相親天運坡之子也臣赴配時
坡父子來見矣連刑更供臣與坡等始款其夏徵同事夏徵伏法未及逮捕坡多親旧臣
與坡許約以八月內舉兵犯闕而坡以為渠母每往致僖家同為逆謀實逆謀同參正刑
竪籍○李坡供廣濟自幼養育與逆種相親逢晚傳曰李坡敢與逆鏡之猶子無異有
囪及供唯配請以法外又曰自有敢附其書龍母字中羅盜方言无端陰慘亟正邦刑○
宋秀岳供坡常以為逆鏡教文雖未善為而辛丑疏非一鏡則不能為誠有其功族屬皆
府昰甚可憐坡匪諸兄弟及一鏡族屬之居豐壤者及一鏡外從呂光孝等相與綢繆
渠輩擧事則謂行當為大將約以八月間以柴大賊撲乘夜犯春川又犯金化鐵原仍
為上京坡家有火賊方言再題以妙法者乃事當以軍號用之云知情不告遲晚正刑○
申致雲始出尚自招被鞫佯作風啞狀配于興海又出道民拿供謂衍援書臣果同為同
心之事者朴師得也乃飛柔天海之至言若陽今須覩之肆悪上親臨崇禮門樓又加刑供

臣同黨又有李濬原傳曰致雲逆律正法其書咢以逆括例孔行之傳曰李之元甲辰會三一
十四日環翠亭一語陰慘巨測渠雖無狀亦一臣子豈謂豈有他意哉不過狂悖所致耳
戊申推賢之後心腹勒疑之而關係至重泯默不忍諉今覽逆賊致雲之供其緣絡相通從
來今日並亂其今後府並施逆律。朴師緝供辭頭辭乃即臣內舅致雲自少親密致
雲以鏡疏稱有忠節若夏徵之言以為吾見亦然致雲恒言援論大臣李光佐鉅牒沈鑐
必能立節又大賚李巨源伸救一鏡事尚白及弘錫之孫正履皆其血黨李巨源柳壽垣
乃其一生親旧云以大逆同參遲晚正刑孥籍如法。柳壽垣供臣與致雲交結師緝其所
沈帶與致雲尹昇每相對時多發凶言如鏡金一鏡之為大逆不道正刑孥籍。沈鑐供瀞高為徵
志之根本大處分之後何敢以非根之說仰達乎第不能一刀割斷是臣之罪矣臣以壽垣凶
言謂非大逆護逆遲晚結案敢指陵鑐曰與壽垣同歸死亦樂矣即命正刑諫院請
施大逆律允之。乙金潽洁臣命供臣往致雲師緝座上則師緝以為吾欲戊申題賊之
事仍為推言之凶言臣曰吾亦當同入謀逆遲晚傳曰潽依逆律例金兵判水口門外

先帝不服解後並下送江原監營懸首十日道內回示亡金正觀供臣祖洪錫及壽恒致害
等常以鏡為非逢夏集址垣等每稱一鏡魔兒聯得壽垣以鏡書為罪縲逢晚正刑
夏集址垣杖斃憲啓洪錫老死牖下尚漏天網請以大逆孥行先亡金克秀侯鳳輝
之疏似是逆矣若以辦疏似逆之罪謂臣為逆則臣願被往傳曰不待時正刑亡臣始兩
司啓憎家妖言憎與臣請設鞫四問上從之至是臣供戊辰年月臣兄家行時祭邀兄弟
行之訊臣兄奉主入廟還出乳大呼臣出一書封視之其書外書以着標信使吳命恒奉
教敬書其日入參冬至同並還家後臣兄又招臣語之曰此書中風雲變化象云者極怪
異宜燒火當初臣兄弟看此書之際稱兄弟並於家堂而竊見初四日稱兒來問臣兄曰
家中有傳來家訓乎有夢兆乎得天書乎此即所謂三條設問而臣兄請對奏達矣更
推覺供其書外封還書以着標信使吳命恒奉教書敬封一還書以風雲造化變又
書以開則萬人和悅不開則一人自靜其時臣兄以直為殺火何違故臣敢欺隱今乃直
告矣其書裡面臣果見之仍稱以誦陳書中語而所舉數句有若自做者然始上之問臺

也不忍聽禎言臚陳坐潛必無疑惟之意辭氣操遠語傷妖書語意陰臣逵節尤彰露三
司啓逵潛究命締結稔惡出妖書與今番逆書脈絡相貫擅犯之後棄為諸賊之所推戴
保露無餘請潛依律處斷命依所啓例禾行刑三司又請增施大逆律允之又爀燦並處絞而同副
請並但亟施孥籍之典批以抑心勉從拒命程并處配○李匡源供臣果與致雲親熟朝廷若以虎龍教
文事罪臣則臣願伏法矣臣源嘗製虎龍教文甲辰冬以玉堂刀教尙輝鏡良而註釋逆鏡
教文至以討鏡之人比之柳子光乙巳菑轉旋義出於致雲稍忍杖不服水口門外臭宗女子宇和亦和
杖斃遲和處絞○金正履供師歸臣源以尙輝跡爲是一鏡教文嘉另作賊皆是臣亦為皆
是大逆不道正刑○李明祚供致雲以為郎今朝廷奸臣無爲群小與賊志掛書中奸臣爲萌之
是一串貫來先哲謂臣以治則內應所也諸逆同參正刑孥籍○討逆頒教後因始請閣啓
鍊夏亂始業名曰闡義昭鑑○御製弁綸音噫諸逆因測語逼於予者登疊昭昭陟降下臨皇兄
補燭其離痛心何累於予而但語逼東朝者為人子者痛須欲溢與毛知其貽累於皇兄皇考
至友之德者為子孫者其爲張目而辭此二字當自戢何待諸臣而思之及此心摧鳴咽條列大略

于彦以付纂修之臣写噫我皇兄之至孝七歲奉聖后夙宵不離故判書阮鎮厚兄务入侍世子
有世子事我途於禾生之教及至壬午以此至孝事慈聖仁之至愛皇兄之至孝和氣藹然於禁中
左右侍人莫不欽誦此正人無間言者而噫嘻痛矣逆鏡以射日之心教文中敢以陰慘行益等語醸成伐罪之逆
乱此已亘古所無之大逆而至於今番之逆賊致雲鮮暨之招尤為心寒骨冷有不忍聞噫嘻痛矣此非逆鏡
教文之比茲事漠無所知故正法致雲褒入奏我慈聖而聞慈聖下教乃知其時皇兄所進御者非東朝
所送乃御廚供進者也我皇兄禮陟在於越五日而以無識侍人過進之說梟鏡之輩做謗章實衷
幻做作語逼不敢言之地天海倡之於前致雲繼之於後非今番何以知噫非徒予心之痛迫我皇兄亦必
悚慽于冥冥全不洞言其何謂為人子之道為人孫之道噫我皇兄豈徒事我兩聖至孝也繼述之孝卓
越百王噫庚子以前不逞之徒以小人之腹度聖人之心敢自有其時庚子以後我皇兄繼述先王之志事於
政於今一無更写至哉大哉而初年歲抄付鐵非皇天之有意是昔年亦有是事而其時有争執之事故
因逆儉欲得豆停勿煩之教此在儉貞文𧗽之所故其祚莫焉此正孔聖所謂履霜堅冰而至是
則予親聽逆儉之言者也此輩不討梟鏡之伍陰結儉貞先除由志未遑以我皇兄至仁盛德寬矣

不爲此此正若嘉靖皇帝非皇兄之教也詎不能告而仙馭上賓以集俔無所不至之心陰翳我皇兄
繼述大孝敢恐我慈聖誨教定策之事做作罔測之說傳之文傳致雲吐其不道之說鋪露其不道
之心可勝痛哉可勝痛哉嗚呼嫣及也心焉欲值此二條卅載欲諭不忍者諸臣欲爲予而猶辨予若
徒守不忍之心不論篡系工訖之說其將何顏三朝我慈聖亦將何顏歸拜皇兄今者此諭界而盡矣
洛篡系之臣其罔咸焉○今日頒者特爲敦召山林之士以予誠淺不能致于講席心切愧恧噫經傳與
旨義理微妙非山林碩士何以洞知念之及此夙宵靡懈於心忉悶悶今攺悅以予意各別敦諭於諸
吾遂宿貴昏追善處○司果尹鳳九上書辭職答曰爾以宿德碩士余之終不能致者實予誠淺
實予誠淺心切忸怩噫朝夕開講經旨之微史鑑之義非山林碩德之士何以能詳知乎余之追孔聖
耄耋之年久矣而遂席無碩士之出入此余之不欽余之不敬夙宵之心亦自愧余誠之淺當此之時含爾
而何余之思爾豈望雲霓即速上來補我不逮○七月追上仁嬪金氏謚敬惠奉祠版于元宗舊邸
宮號儲慶墓曰順康○十月告太廟祭享用醴教自今上自王公下至匹庶祀宴皆全用醴○大饑三十
二年丙子正月禁婦女髢髻○二月以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從祀文廟○並不載實墨田○大

殿○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上○王妃加上告廟頒赦朝臣年七十士庶八十以上加資○親耕如仪設耆老科
三十三年丁丑二月十五日王妃徐氏昇遐○三月十五日大王大妃金氏昇遐○七月明陵因山時海州民人四千名
來赴役上召見有一人獻藥古曰曾見勸民歌有獻芹之語臣亦此意也上命薦于殯殿○十二月命堂
下官遵大典禁鮮紅袍改着綠袍○列朝謚冊藏于堂室而仁宗謚冊失而不傳至是埋貞聖
王后吳主于廟庭掘地得玉札一片即仁宗謚冊也上命以親寫全文鐫于玉合以完篇藏仁宗室
○八路大有○春設西賑廳飢民二萬餘口
三十四年戊寅四月海西有妖女自稱生佛鄉民尊信妖女使毀撤神祠郡民從、毀之諸巫爭棄
神鈴靈刀龍令於妖女上聞之曰神祠民所瞻信巫女予所雜禁而妖女一言一道風靡其非尋常即
古之徵貳徵則近世之龍女夫人也遣御使梟示傳首一道○九月上御弘化門召諭坊民申嚴酒禁
罷醴酒謂宮用茶○十月昇永宗鎮為防禦營○改海西詳定○長湍量田○上教曰興仁
門內光化門外皆有一鍾、面刻光廟與內殿徽號且有御製表其各設一面屋備之
三十五年己卯冊元孫為王世孫○六月冊繼妃金氏○十二月罷南漢留守並廣州府尹後還守

衛使之松禾汶川永同量田

三十六年庚辰二月濬城中開川置濬川司○水原量田

三十七年辛巳正月王世孫入學仍行冠禮○　月冊世孫嬪金氏○楊口量田

三十八年壬午閏五月二十一日王世子薨諡思悼墓號垂恩賜嬪號惠嬪○復政○秋廣州前右相趙載浩于鍾城仍免賜嚴知矜睦重首道伏誅○南兵使尹九淵犯酒禁拿來親鞫南門外梟示

三十九年癸未設濟民倉於三南○富平量田○御製不警世問答成命刊進○上親製不抑戒箴

四十年甲申正月命給故縣監李顯彩職牒先是顯彩應旨對策語多爽失文亦違格抬言削科至是上設合製試策士無一人及袞闕者上教曰近者策無勁直之言一自李顯彩始噫毋若因朱儆之言得罪之後多恐而外施仁義之言漢武又謂甚懲顯彩對策始意雖不美因臺請延分過中故士氣由此阻抑此正烏鳶破卵鳳凰不至者也李顯彩特為給牒以示予自悔之意○命給復洪忠道民朴聖昌戶聖昌刺殺父讐詣官請命監司以聞刑曹覆奏聖昌即周官殺人而義者也幼稚逢變竄伏流離後及長成快復九年之讐其孝可尚正合律條不告官擅殺杖六十之文其每目

旨力弱不能拒島悍之男婿而固然其子復啓之言梟間勸成之説有處義之未盡合當齊疾者
罪不至死之文上判曰聖呂以九歲稚兒能記父讐弒母於九年之後雪恥於白晝之中白首諸宦
視死如歸乞愧於古之王命世特爲除杖放送其母亦全護送今二月上詣昌德宮謁璿源殿御齋
殿王世孫侍上命時任大臣一品以上三司入侍進前教曰予爲宗國已奏真殿矣仍以所奏文示諸
臣曰臣有二世子孝章爲兄使冲子嗣孝章順承長統茲事今不端本後有邪辟怪説乱我家
邪者於爲世臣之道何哉茲事雖宋范鎮之忠其言誠難孚且建儲代理已有國朝故事而亦
駈於乞臣節之科況此事乎雖於他日有所請若曰二世子若早世故隨長以継之爾則其奇有辭今
不爲此若有意外事於宗國何於小子何此非詢問於下者故與東宮行禮時名大臣以下三司宣諭此
意先就講席以孝章與冲子連書嗣序自此宗統乞中絶之嘆亦使冲子於思悼廟益所生之道於
冲子可乞憾於後弊保世臣亦兩得奏及於此滯治衫矣諸臣魯辭曰国之重事斷自宸衷在下
何敢容仗上謂世孫曰日後諸臣或以此爲言者是乎非乎对曰非也上曰君子乎小人乎对曰小人
也上教曰日後君有邪説闖起此非徒乱我宗統予何顔歸拜列祖此後如有更提此事者此亦

文乞君之逆賊也將予此意益重律非準法以殺也即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国也顧史
臣曰詳記之垂諸青史仍命頒布朝紙且為頒教明日章世孫幸毓祥宮歷臨彰義
宮仍命書譜牒曰某年月日以王世孫特命嗣孝章世子○建垂恩廟于知化門東
五月教曰予於文純公朴世采有曠世之感令該曹特擧從祀文廟之典○移長湍防禦
營于坡州
罡年乙命設櫝于三聖祠致祭先是我國朝建三聖廟于九月山位版以玉造成年久毀傷
禮判洪鋪以聞上問三聖故蹟於徐膺命對曰三聖即桓因桓雄檀君也九月山即阿達
山也上遣禮官以木為櫝於三聖廟位版致祭且言高句麗東明王開国在於亦命
致祭東明廟○景福宮敝牆得石一函於旧闕即封胎函刻曰王子乙巳五月 日寅時
生上教曰藏胎之獎予知孰矣此中葉後事也自今御苑埋之為定式○春大臣禮堂
以聖壽望八請設宴上不許王世孫手疏以進上手書答曰一隅青邱祖依於孫孫依於

祖今覽甬章嘗忍遑遑而予意則一則慕先一則爲冲子今看此章可代百酌嘗不遑於
補觴乎世孫不以得伸禮齋膳凡四時上勉從之遂以上元日受賀今十月上御景賢堂受
爵而以乙酉爲國初復都漢陽之年太宗乙酉設宴爲壽於太上殿而大臣以忠心構讜
末即援例請宴世孫乃疏有朝臣宴參哀之語上以手書答曰予喜有三一則文理夙成
一則宗國有托亟即許也而憶昔奉歡萬念都灰折情體請使望八甬祖考寢便
食一則甬之毋忘當在第一於是世孫凡五疏至於撤膳賓廳庭請上勉從之以太祖誕
彌之日行受賀禮上親製太康樂章命之歌
四十二年丙命特正通清毋論入道惟才是通遂教曰雨露不擇地而下王者用人豈甚
備也一自禁掌通之後特正之通西北之人一不檢擬昔者名出鉅卿藝閣者多先正
李彥迪以藝閣爲名矣故相臣李尚真以校書分館入翰院至拜相至於通清何
拘此後勿論八路惟才是用

四十三年丁亥二月太廟祀享始用酒先是正言朴相老疏請太廟用酒上不從至是玉堂郎
學諭又疏請上乃教曰其自今節士庶用茶酒亦上下同度之意慰孝子順孫之心○
上率五世孫親耕籍田初上周禮倫禮樣獻儀前一日王妃獻穜稑儀上與世孫詣東
籍上五推世孫七推大臣以下九推越二日上與世孫幸南郊省歛班始命世孫躬晉田畝
問農作之節○三月王妃始行親蠶禮一依皇朝故事前一日王妃詣景福宮享先蠶仍
行採桑儀如儀○四月王妃行受繭禮禮頒繭于政府以下八道之臣皆進箋賀
四十四年戊子
四十五年己丑五月上幸觀耕臺觀刈麥遂行受麥禮薦于眞殿王妃行藏種禮○以
端午祭官多懈推上震怒文官朴任者一併汰罷仍以武官代之凡六十三人
四十六年庚寅三月清州儒生韓濬疏請斬洪鳳漢上杖謫之尋釋亦仍令鳳漢致
仕而已免爲庶人○十一月臺諫崔益男疏陳世孫不行垂見墓之論余致仁罪上鞫

問杖斃南玉李鳳煥正刑

四十七年辛卯持平朴務淳疏言明紀輯畧有太祖宗係依前錄仁祖反正有毀蔑之語請申下上大驚搜括京外有明史盈燒之被捉者擬以極律士人李義天鄭得煥家有之命並誅之即遣大臣金尚喆陳卞盡明紀輯畧即康熙中朱璘所編其中有清国所諱清皇已為毀板云十月七道儒生李得履等疏請建国朝始祖司空祠命大臣議皆莫能对上曰禮緣人情新羅高句麗始祖亦皆有始祖廟禮有義起者也命建廟于全州慶基殿之北命世孫題祠版稱先公奉于資政殿具衮冕展拜命大臣宗伯陪奉于新廟享儀廟官依慶基殿例○傳曰今日邦慶可謂稀有今為庶人者予已則豈待三字壬午後乃聞身為輔相值此前之時其誰閪桂者而况此人為国寸忱予知雖矣其時為此亦不獲已今雖蕩滌不過為致仕特免陜庶人之名以予同流沛澤之意噫此人是誰即冲子外祖今予此教豈偶然乎○先是上命設廳倣馬端臨文獻

通考名曰東國文獻備考

四十八年壬午七月命復李光佐崔錫恒趙泰億官爵○八月設蕩平科○命禁同色婚○十一月上召大臣九卿三司下詢顯宗世室之意僉曰可王世孫進曰亦敢請於殿下盖明年聖壽八旬群臣繼請上許之於是上顯宗明聖王后徽號大殿貞聖王后中宮加上尊號上親製頌教曰猗歟聖祖潛邸開業繼繼承承於千萬億思在昔年維奉世室嗚乎未遑尚今耿結陟降指導之情允合豈待群請近者大覺今年何年值昔入承於後壬辰既然如昨事豈偶然進爾彌切光先最重何敢謙抑諸臣曰慶予則不嫌親製意存豈拘四六云云嗚乎王朝光輝必伸微臆八方同慶恩覃千億王世孫進箋賀四十九年癸巳正月王世孫率百官陳賀以聖壽八旬即位五十年也命寫御真以先祖寫真於是年也王世孫進函呼嵩上製詩曰昔今予懷誠千萬八十圖儀意徵述世孫即慶曰旬影幀光垂萬癸巳重回又善述○閏三月上御崇政殿行進宴越三日御金商

門行養老宴初世孫再蹠上勉從兩度此儀○八月召等開川○十月上與世孫幸慶運宮以寅庙自龍灣還御是宮之年月日也上作歌曰惟我東方重熙累洽繼繼億億於千萬億癸年二逢是豈予寡德否才涼德臨御屢薄冥然八旬今逢此日咸曰為慶予自嗚咽是豈予為兩朝盛德但偶然今日有此繼述今者此乳豈敢怠忽意則偃焉亦何敢祈既除其文亓肯豈闖坐而吁嗟寓哉萬百世孫賡歌曰猗歟那歟聖化之洽自天降祥太平伊億皇朝休烈是承是億爰瞻故宮時運回薄十月之巳丑維日龍祈庆止蔥珩允咽永言孝思率由大德載賀載謳允矣善述王曰嗚乎汝其毋忽大哉王言戒康哉折景星景雲乘耀覲國禎祥似集時萬毋百

五十年甲午正月上候平復聖壽望九王世孫率百官進箋陳賀○上御勤政殿舊基設登俊試遵国朝故事○命王世孫攝行山大享祀

五十一年乙未十月上命世孫享于太廟又命薦柑于璿源殿○十二月二十日上命以自省編纂

世孫答進講于東宮時上春秋已大耄矣每與居必令世孫扶坐必依世孫故世孫不敢
須臾離側及冬上候益彌綴痰升降不已嘗命嘗藥今已具世孫請止之上曰是予
語也然既命矣不可不實其言遂命左右扶出欲陞座氣昏還內語世孫曰欲令
汝代聽者久矣祀典攝行爲之兆也且戒以自今予語汝可勿布之何教曰今日陳賀
夜已五鼓左議政洪麟漢欲宣旨世孫累使人謂麟漢曰待天明痰降更稟而頒
此教未晚也麟漢竟不能竟夜促百官會閤下詰朝上聞之嘆曰百姓皆謂予世孫代理
耄荒之君於是不稟東宮罪中官行禮罷上並決代聽之志執世孫手語之曰予
欲傳禪於汝予衣紫臨、、衣紅事予不亦樂乎然恐傷汝心思其次欲令代聽必
稟大朝必益煩擾予欲因代聽益付國事於汝也至是上臥集慶宮召時原任大
臣教曰予氣益蕭乞以聽政機務及國事夜不能寐昔我皇兄有左右可乎世弟
可乎之教今此之時比皇兄時尤百倍予欲以二字傳禪下教而恐傷沖子心姑且寢默

至於聽政自有国朝故事且可使冲子明習国事也老論少論所當知也吏判兵判所當
知也麟漢挺身对曰東宮不必知吏判兵判不必知老論少論尤不必知朝事也上嘘唏
叩閣曰卿等識慨然矣予今痰升譫語輒發或夜半出寸紙召卿等而不辨今左
相之為何人則將亂国事於何地耶然不足與卿等論此事無寧使我心法授之我
孫也乃命巡監軍入東宮點下吏兵票而後入東宮點下上將行常參侍世孫陞
臚唱未畢還卧枕上曰予氣可知大臣尚可爭乎仍命諸大臣徐徐下教洪麟漢挺
身力爭旋请退出上曰將下聽教卿等勿退仍下承旨書曰不緊合事入于東宮稍
待数日當有點加於此之教也麟漢搏手止之使不得書曰孰敢此教乎上怒叱曰卿則
速出及退遂下巡監軍點下之教麟漢復倡諸大臣請寢成命上曰予近者視昏日
不能點政望中官代為之付標第一中官顛倒予命予何能免乎毋寧付諸我孫之
為當然也令相韓翼暮啓曰聖明在上此輩何敢乃爾此今聖候益勝事宅遺漏

不足憂也上復嗟嘆曰將使我孫代勞於內也麟漢曰自內爲之者臣等不必爭執也是

冬上命中官以大寶及啓字送于東宮々々涕泣固辭曰豈相臣國人所不知而授受者乎

遂草疏曰臣雖不肖豈不知仰體我聖上至誠惻怛之意而第有所萬々不安者誠以兩

大臣筵奏臣年尚淺則章不必知聖候益勝則左右不足憂也此爲臣者不敢承當者今宦僚

繕寫未畢中官來告聖候復劇世孫蒼黃入侍少間謂世孫曰予氣汝所知也難與彼

大臣爭故爲此不得已之舉予於汝雖內授豈有非之子乎不過曰罪在府相也雖然亦當

從汝志也遂下教曰予子若陳章當下二字教由且世孫不得陳章初麟漢自此世孫外

懷怨望不淺然一世孫每鄙其爲人貪暴無識未嘗假以辭色麟漢怏々怨望和緩

主所後子鄭厚謙妖邪傾險與其母同上語默假托以張威福麟漢遂附厚謙與

之表裡并結爲倚毀謗以世孫英明恐他日罪將不測與洪趾海尹養厚等結爲死

黨日夜造蜚語謀傾儲及聞代聽之教恐喝沮戲以此乃自代理教下後上下相持旬

有餘日未能頒布十二月前參判徐命善疏惟我聖上臨御五十載勤勞如一日機務之
煩有妨頤養緖先祖之故事有今日下教其至誠惻怛有足以感神明孚豚魚而伏聞
前月二十日入侍時左相洪麟漢敢以東宮不必知之說肆然陳達謂儲君不能當作
何如人也其無嚴放肆極矣前令相韓翼謩左右無足憂之說又何為而無忌也身
居首相之位質言閹竪之事古之大臣亦有是否至於伊日所奏自內為之臣不必爭
執之尤萬萬驚駭今此聖孝在國為何許大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行之於深嚴之中
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其可曰國有人乎嗚呼殿下今日之心明正磊落卓越千
古誠心是惻之至藹然辭教之間而噫彼職在具瞻者作虛文假飾專以彌縫為
事使殿下之苦心至德默而不章此豈不痛哉諸葛亮之言曰宮中府俱為一体此事
猶然況莫重莫大之事乎國事如此大臣亦如此而無敢言之人臣不勝痛哭太息
予自封章乞除明命亟正大臣之罪疏入上召命善入侍使讀其疏至東宮不必

知之語上曰曩者予聞此奏亦以為如何也命善曰為人臣子而敢出此言乎上問
自内為之臣不必爭執云者誰之言也對曰麟漢也上遂命大臣台諫入侍全中樞
金相福曰其時送奏臣未知聞也徐命善必有所逕聞也上問命善對曰臣聞官
官言東宮欲以此陳疏未及上徹云矣上命入東宮疏讀奏上曰果有此語矣大司
憲宋瑩中曰不必知云者似指色目言也上問命善疏是耶非耶瑩中曰保文世相
福對模糊於是上屢命命善斷斷血忠乃教曰此人予知熟矣百人婀娜大臣依違慷
慨挺身能思乃父乃兄此正孝於家忠於國故判書可謂有子矣暮年予亦得臣矣
昔朱溪君深源彈任士洪名登三綱來編此等人雖生旌門猶非過也豈可一例加賞
而止徐命善特授都總管使尚且依違世界咸知其忠祭文製下代生旌閭遣承
宣致祭於故判書徐宗玉以示末世奬百念意故判尹靈若有知必欣游北望謝也
仍命前令相韓翼謩令府使金相福大司憲宋瑩中并施削版之典〇上命王世

孫代聽庶政世孫再上疏辭不許及三疏日教〻凡事名正然後言順東國一有安冲子

寔侍列祖聖陀嗚呼祖孫相見依將見臨堂受朝參之舉於予萬幸於汝可謂

榮親詳察庶務莫敢小忽扶我三百年宗國世孫又上疏上曰孫何因祖若此當有

大於此者遂親製宗社告由文命須教自政府依丁酉故事稧節目上御景賢堂

受王世孫聽政賀親製志喜歌之又製長二句詩命王世孫與諸臣賡進又親製頒

教文曰五記臨御加一年問其年八十而且三每誦祖依於孫〻依於祖於是軒懸

特設於庭中〻冲子受朝於賢堂邦国有百之安吾民有萬世之慶嗟哉冲子雖

知為祖之孝今者邦慶漢唐豈有主鬯得入朝鮮庶幾親製其文先告廟社猗

歟冲子先陞堂而朝參凡杖其祖更陞坐而受賀今日此礼予何辭烏嗟哉慶

雲將凝於前堂萬民咸喜於国中宣畢王世孫率百官四拜呼嵩即卒事王

世孫坐堂行聽政朝參受賀記上御堂世孫侍坐進饌遂命行九爵禮〻執

義中啓顯上啓請洪於漢明正典刑不從○洪拾漢鄭厚謙等與尹養厚募沈翔雲上啓小朝以陳戒為名巧設機關指斥宮僚有温室樹查問之語蓋徐命善遂奏有曰世孫有三不必知之說欲陳章引仗者聞於宮僚云故翔雲以宣泄內言文致宮僚之罪網打東宮之羽翼也世孫察其狀嘆曰事關忠逆非可以漫漶循縫也日已合隱啓令政院金尚喆以聞于上上曰逆豎之孫敢爾耶命栲掠翔雲栫棘于黑山島

五十二年丙申正月上集慶堂御王世孫率百官陳賀追上七殿尊號王世孫既請也復因特教追號於儲慶宮毓祥宮○二月命王世孫謁孝章廟進冊印上教曰今番邦慶國之大事安若盤石然難聞者世孫於章陵有仁興獻王故事其在正宗統之道不當若此耶慶迎萬世永固之意也孝章稱孝章承統世子孝純嬪稱孝純承統世子嬪追給玉印竹冊正宗統之意翔祭並告由孝章孝純忌辰依國忌例○

王世孫上疏曰殿下之於臣即一天也頂踵毛髮莫非賜也覆育生成莫非德也臣之生年二十五歲皆得於造化涵濡之中者也臣感格洪私銘心鏤骨惟以問寢視膳爲區區報答之計矣不料聖上不知臣不肖不克負荷以一日萬幾之繁累累以畀之其事則至嚴至重其責則至大至難顧臣愚陋豈有一分冒當之望瀝血控辭至再至三而不得則分義所迫黽勉承痛已數月于茲矣夙夜祗懼如集于木乃者聖上深軫宗統之重永爲根本之圖遂於上年之餘特乳錫號之禮且深且感罔知攸措雖殞結靡粉何足以仰酬萬一我臣有私情萬萬痛迫者今因事會之來而危裡益激不能自仰欲言拜先吞欲吾而淚先注嗚呼此殿下所不忍聞小子不忍言而遂泯默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而臣之情私永無可暴之日也茲敢大聲疾呼泣血陳懇惟殿下愛之憐之垂察之噫壬午處分即我聖上爲宗社不獲已之擧也以大聖人之心行達權之道环東土大小臣民孰敢有異議於其間況臣之保全殘喘得至

今日者罔非殿下之洪恩高天厚地泰山溟海未足以喻此感激則在臣報效之道
惟當倍之如四時守之如金石至於傳子世而無斁也假使怪鬼不逞之徒敢生希覬之
心肆猝追崇之論而臣内爲其所誑惑忘欲移易義理則是實爲殿下之罪人非特
殿下之罪人亦將爲宗社之罪人萬世之罪人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廟神靈質之
在傍臣焉敢誣也至於喉院日記並載其時事實無人不知無人不見見之者傳之
聞之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臣之私心哀痛如廢人無所歸夫閭巷匹庶之有情理
悲切者則終身含痛如不欲生臣雖愚頑亦有此一般不泯之心而今乃高臨截極
儼對百僚豈不有痛于心而有泚於顙乎若以臣之哀痛有碍而殿下之處分云爾則
此有不然者蓋殿下之處分即天理之公也臣之哀痛亦人情之極也處分自處分哀
痛自哀痛真所謂並行而不悖兩存而無傷者也若又以爲日記則無以徵信處
分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國朝典故俱載簡牒金櫃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

世移動不得又若用日記為也嗚乎日記之存不存在殿下處分之何如而臣竊以自
處者唯有遜避儲位從身屏處只以一日三時恭修起居之職而已言之及此不覺膽
摧而心裂籲天而乞從也伏乞殿下悲之憐之矜之諒之亟收臣聽政之命仍在儲
貳之位以全終始慈覆之恩不勝伏願上乃教曰壬午記承旨日注書同詣彰義門
逮日出岩依宗簿例洗草世子陳章與殿教同藏史庫明朝世孫具酌垂恩墓
世孫詣垂恩墓行禮如儀上教曰予年二十五段論畫像其諭旨曰予八歲侍湯
之旁豈可忘乎嗚乎侍湯子道當然尚有莫大之恩況祖孫相依世孫血脈即宗
社三百年莫大之慶昔獻陵援孝甥銀印於昭憲王后且賜壽婦畫今予追昔賜
我孫號曰至孝世孫銀印付兩令該都監以造令相金尚喆奏曰世孫錫號未有古
例以諭書表揚似合情禮也上即餘於命親製諭書王若曰嗚乎海東三百年朝
鮮八十三歲其君依於二千五歲孫今日正宗統邦國有泰山盤石之安而見且陳

章辭嚴義正可垂千百歲日記洗草特備泚意且聞昨日至上乳揩間者可以涕泚進國初造璽印故事款以至孝賜爾爾師金相恭言令予感動故維寢其命豈可泯其迹於來後特以一孝字彰其心於今世表其事於來世雖海東草木昆虫亦莫知也特為鑄頒宣諭仍受其賀祖孫相依光明正大於今日矣嗟我孫倖泚祖意夙夜兢兢保我三百年宗社也夫予即祚五十二年年八十三示諭二十五歲世孫仍命尚書追諭書明日上親書孝孫二字命鑄銀印越三日以鼓吹陪進諭書銀印命都承旨徐浩修奉傳于王世孫王世孫跪受四拜乃命此後世孫動駕以此旂旂尊尊○先是十二月二十日入侍朴相集以注書日記中上教亦乳昔我皇兄及捨漢三不必知之說皆不錄令旨改書以入相集推托不改金相金尚喆請拿問從之○正月宸尹著厚於海南修撰李秉謨上書著厚忤細側微主張附論乃係陰護朋類之說請施屏裔之典 王世孫答曰著厚曾擬館職十七次未嘗點乃敢

因戚里干托於予之已知𢌿厚本末依施○三月上疾大漸乃顧命大寶傳于王世孫五

日卯時上昇遐于集慶堂○政院達院相達下達辭令日令相爲之○初七日召禮堂

令曰中宮殿稱號既已以孫繼祖則孝章廟未追崇之前似當以王大妃稱號矣

大臣言仁祖登極後仁穆大妃稱號以大王大妃殿爲之今番稱號宜急是同令

日長陵故事非不知而未追崇之前有以孫繼祖之義先稱王大妃殿以俟大朝加

號正統之義則情禮似俱備矣翌日又令曰一則宗統大繼序重雖以孫繼祖

以序繼兄祖與兄當爲稱故也在禮今日稱號當此例予意非徒以未奉王大

妃殿而直稱大王大妃爲未安也此處附以祖孫之義也一則禮意雖如此既有承統

之遺教則未須孝章廟自當追崇伊時更爲議定令姑此案寘加號聖教之

意也予意如此使百官知此義意啟議各陳可否之見○初十日成服王世孫嗣

位于崇政門傳曰嗚乎寡人思悼世子之子也先大王爲宗統之重命予嗣孝章

世子嗚呼前日上章於先大王者大可見不貳本之予意也禮雖不可嚴情亦不可不伸饗祀之節宜從祭以大夫之禮而不可與太廟同至於惠嬪宮當有京外貢獻之儀而亦不可與大妃等其令有司議于大臣備定節目以聞既下此教怙惡不逞之徒藉此而有追之論則嗚呼先大王遺教在焉當以當律論以告先大王靈咸須知悉 又命奉書請謚之行兼請孝章廟追崇當否 收議大臣館閣諸臣會議上先大王廟號曰英宗陵曰元陵上孝章世子廟號曰真宗陵號曰永陵元陵定健元陵西岡先是己亥大臣鄭太和奉孝宗葬于此術者言壯麗明秀比健元陵而反復勝也甲辰上欲奉景廟於此議是中止至是爲上陵上嘗謂從臣曰使予得英字為廟號則足矣 又命思悼世子尊奉諸節一依宋濮王例孔行上謚曰莊獻改垂恩廟曰景慕宮改垂恩墓曰永祐園置守奉官禮曹依朱子定論祝式稱皇叔父稱從子某允之大臣禮堂稟定用牢用樂酌獻饌

品以二籩一豆一爵再行之御製宮園儀引曰夫其言絶悲者不長其情至痛者
也毛小子今十五年不免者非不知免也苟先大王恩承大墓上先親謚莊獻宮曰景
慕園曰永祐畀宗佑臣模仪必尊若尊号之品饗筵之列下宗廟一等尚知小子之
心於冥冥之中乎甯崇禎三丙申泣血謹引之傳曰奉而東朝肚陵尊王大妃曰大王大妃
典禮既訖予之初見又如此更思既追之後仍稱王大妃殿或恐尊奉之道有所未盡
其令大臣玉堂博考前史以稟後仍以王大妃殿稱號之大司憲李潍袖劄略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猶然況亂賊乎肆者明宗大王大喪未過之制而相臣李浚
慶率百官請討奸臣沈通源仁祖大王大喪未行因山而先正臣宋浚吉請討賊臣
自點若今日之鄭厚謙通源自點而其地処之逼包藏之凶又是通源自點之
所无蓋自六七年以來世道乖亂國勢之岌嶪人心之起惧一則原道二則厚謙其妖
肚逵臨天心庚種自在童孩奸藪已穿依藉城社出没深嚴所事者窺覘

上意憑恃寵靈資制朝廷所善者陰移國柄覊絡將相主張銓選嘘唏之
間榮枯判焉淵膝之際殺活分焉殆所謂手握王章口含天憲一種患得失之徒靡
然爭附甚至於宰任三凶欺蔽斡旋復其官職至於宴喜之宅鴉龍之座古所謂
乾罡之桃符讖之應乎世譁傳神人俱憤其所犯分責國在法猶屬細故又之寐天
極地之惡國人含憤莫不共生者惟我先王祖孫相保之教可以感動臣隣除非恭據
懿遷就乞迴頭之心而厚論則敢蓄猜嫌常懷憤懟懟之態譸張之說恣意誣惑
乃於名位既定百僚齊賀之日身事春宮偃然不起終日闢抬悍然違拒頭有抵敵
之意畢竟幻出翔雲敢售兇亂殺浸之計此其罪萬戮猶輕而乃者昊天降割
萬姓號擗之時托疾緩步略無哀遑之色殯殿皆事之命寔出我殿下至仁聖意
而今入旋出頸示服若之色其心所在路人皆起是可謂有人心而有臣節乎氣其平
生乞非罪惡而此危彰露雖戚聚匪民快示顯戮夫孰曰不可哉伏殿下慨然遠

覽𦮀然明斷以厚謙前後罪惡布告中外明正典刑至於和緩翁主真所謂是
母是子長處其中綰罪出宮其內外交媾之跡灼然可見亦願即出屛出早賜勘
處以清宮禁以絕覬覦爲答曰此非際處之時以待之除後處分○玉堂劉晏海
南宜配罪人尹養潤乃厚謙之腸肚相連日夜綢繆凶謀秘計無不相關當此嚴
討之日不可不鋤治何可只以本罪編配乎爲先移配絕島嚴加荒棘答曰依啓𦮀學
巨濟荐棘泰潤蝟島荐棘○大臣三司請對時傳曰當初新允予意在焉大臣三司請對討罪泰
黜之時有難多言鄭厚謙施以遠竄之典翁主既已出第今無可論矣源謙慶源遠竄○
傳曰在教洪國榮爲承旨○掌令申晒劄略曰嗚呼昨年九月廿日大行大王詔下
傳教中立判下二字寔出於靜攝中未及照察之教則承宣所當停筆仰奏即請
反汗而都承旨李宅鎮晏然承旨以念起難之色須示八路着作當然眼無儲君
只有厚謙其心所在將欲何爲若其平日父事厚謙至望假子之謠亦屬細故置

先絶島看蘇安魚洛亦厚謙之私人也蠅營亂附奴顔婢膝内忽譸張假權
鬻勢打成富庶恣行胸臆及西湖潘專事貪饕瓜歸狡月旋椎南鼻手勢愈
滑貪虐益甚輦載馬輸者盡歸厚謙跡同掌庫之事私奴情勢直膝之愛子
指世氣目莫敢誰何而此猾渠薄罪難逭之議自古已傳噫彼魚洛亦一臣子身為
方伯為鄭氏立功歌符其驗出財動民大營舉措道路之人莫不痛心而意氣揭
々顯有自多之色究厥所謂萬々叵測臣謂金監司安魚洛削版四覇夫施當律
其兄寬洛連姻凶逆自同一家故赴凡占科玉署清選看作倘來放肆無忌之罪不可
不正寬洛罷職告身亟令還收仍施屏裔答曰李邑鎮論列既如此處配姑安
頑測削黜寬洛事係隄防依施啓獻納李桿劉畧噫彼厚謙與鑄妖祥雲
臟肚相連唯碓唱和代就之旅有捨沃不肖之言代就之後有祥雲叵測之疏雖
厚謙骨肉之親同出一刀割斷而前判書趙曮偏徒恭厚謙附麗厚謙昨冬來

銓首趙春曺必欽自勝貳極究厥心迹路人所知至於貪財虐民猶屬細故西
閭之人至今欲食其肉伊後道臣必亡不知之理一番下詢孰敢隱救前參判元
義孫曾任湖南締結通引居官之柳種厚散出貿鹽價二萬兩以三四錢定
給浦民反以二兩錢先為取用每石以六錢散給列邑仍為作租轉以折米未滿
半載取是三簇營還耗米加用萬石以二兩価勒散諸邑以為充數剝割殘民專
為肥己以許饗負是初聞趙曮元義孫請屛屛奮答曰趙曮事已処分元義
孫事更待下教△爲西伯具允鈺蔡濟恭入侍時傳曰趙曮之貪汚非但曾有宋聚
行之蹤俄者下詢之時西重臣所奏明白至趙雖使曮喙長三尺何敢自解古之墨公
全以加此在国法不可以寬配薄勘懲其罪而其在慰西民之道姑先投畀於渭原郡倍道
相付俾西民咸知朝廷有懲貪之法△同副承旨鄭履煨略蹤昨者區長之劉極論原
偸之罪然亦有罪大於此惡極於此乃不先及此輕重倒置後是失序惟彼鳳漢千罪

萬惡南山之竹難以盡書東海之波難以盡洗其罪惡之最大最極者即壬午所犯及
金龜柱蹤中事是已嗚乎壬午之事即我殿下之所不忍聞而事關討逆臣安得不略陳
蓋先大王處分即聖人處分而達權者則凡為臣子者惟當含痛血泣恭聽上之所為而
已至於所謂一物者即前史所未有萬古所未覩而鳳漢乃於倉卒之際不少顧忌乞告
之肆然獻之不然則先王何以知一物之在處乎此搢紳之所知三軍之所覩萬姓之所覩傳
也伏想我殿下每一念及罔極之痛必不能自已蓼莪之心今至十五年何嘗一日忘于
中事然而事勢所拘含哀忍痛共戴一天念殿下情事則孰不痛心而流涕莫不植
朧而切齒為人臣而得罪於殿下如此猶復出入殿下之庭忍對殿下之顏者古今天
下寧有是理至於金龜柱蹤中丙侍人蔘事雖非臣目覩藥院之從復因覓之師
酥鑿鑿有據御藥何等至重可徒之道不一而足則臣子之心豈可不思盡力而況
鳳漢既不在清藥之社祼協提孔戚喝醫官使不得他用羅蔘者究厥心腸

路人所知若夫所謂如是如是一段直是將不道之大者君臣之等截若天壤茍或
有毫髮犯分則為覆載難用之賊也惟我殿下儲副主鬯仁孝著聞八域延頸況彼
鳳漢以肺腑之親其所保護宜別他人而咫尺面前肆然直言況殿下所守者義
理上鳳漢所言惟畏之說也桀若有一分人心必將畏懾沮蹙而忽肘其許之不售
遂出危薄之亂言此其素蓄危君之心不測之謀故自不覓其存諸中而發於外者
雖莽榛鬱溫未嘗對面責詰至此則鳳漢亘古所危之逆而徐漢之沮戱代理
敢發不必知之說者兄弟之同一心腸也既逞於王年事必此逞於先大王必彼逞於
我殿下必彼則一國臣民孰不欲食肉寢皮而偃処城圍作禍作威非常之禍迫
在朝夕夫漢文一中主耳薄昭之罪不至逆誣猶能剿忌斷義況鳳漢之逆豈可
拘戚屬之恒而不忍於三天之律乎即命有司亟正鳳漢之罪日上款款事斎何
言此等何聞此〻豈今日君臣上下所可忍提者乎嗚乎曾於辛卯二月初七日先大

王謂予曰他日汝之廷臣若有以此二字事陳于汝者非但不忠於予抑亦非汝
之純臣也予之所以處韓鍮沈儀之者即二字事也非為沈儀也厨房之物先到於
風狀而待命之前則外間之不知者或以追到之物以為風狀證予其言亦足恠而當
初事案則此矣握手諄〻命予謂之予時涕泣受命書之于簡藏在金今此予所
謂非今日君臣上下所可提者也今聞此言既不知委折則謂之忠憤可也而事係莫
重言涉典禮則爾何不十分商量而終使予忍說此不忍說之言耶昨見爾章
終夜不寐泪洞彩悲交切乎中此何人哉〻〻言既不審罷當難追而爾以躁黑之蹤
只憑道路之傳此正先大王所教亦足恠者予不悞責爾其諒之人參事方今查實
更為處分矣至於如是〻之說頃年予在春宮時私覿奉朝〻〻奏予曰邸下他日
若不追崇豈曰全孝安知無戊申之逆藉此而有推戴之氣似當如是矣如是
之際何以處之乎云伊後予侍大妃殿語及追崇之義理果以此言仰達矣大抵厚

其心則雖出於慮患論其言則實歸妄矜聞之者之辭罪唯也言之者之自明亦
宜也嗚呼予以孤露餘生所以爲命者即慈殿與慈宮也假使奉朝賀設有罔赦
之罪奉朝賀即慈宮之親也予則慈宮之子也此以斷之以法如是容易則其餘入議
之親更何論哉苟之前引昭儀嬖於金龜柱地處則可也嬖於奉朝賀地處則未
之可也苟其思之此非予辭令之時雖此呼寃者款使留輩洞知其顛末也方帶雖
先世辭察職之司直金漢耉既累鄭履煥既極論鳳汶之罪而至於臣侄壬辰
既申亦是以事爲說於是乎臣之罪著矣臣請累陳其顛末向年臣侄既出之後先大
王教臣曰卿須入白內殿殿下教末傳可也卿爲入侍于今大王大妃殿仰質其言則教
以予未嘗誤聽矣㦲臣奏曰即今聖上不進水剌渴劇其在承順之道宜存含
弘之義也遂退出追告于先大王之前矣顧臣此氣雖出嚴畏分義萬不獲已而
若論其事之根本則慈聖之未嘗誤聽非但慈聖知之亦殿下所參聞炳然則臣之

違意爲於一時彌縫而性復於君父君母之間者固爲因赦之罪而自此以後倫常之大義
未明慈聖之心事未白人心疑惑世道乎亂究厥所致萬戮何贖風淚之罪至章訴
必誅神人所共憤痛疾未嘗一日忘而及夫臣徑陳疏之際不能同聲懲討而或
誤施那四字乃反自臣口吞之是上負慈聖下愧臣徑也臣何忍不一仰慕哉答曰
意謂卿之意見不異於卿侄而未料卿章之到此時於也其時事實洞論於鄭履
煥之批○傳曰幺麼厚逭彰留請討有若時急霧分迫在呼吸者然至於投焰薰天
莫敢誰何者則側聽多日嗅噎畏約覘試觀今日朝廷果無角勝之臣乎三司諸
臣只視其剝害之所在不知其君父之爲重良可寒心三司諸臣一並削去仕版門外
黜送○同副承旨鄭履煥疏畧臣之陳懲討聖度天大曲批嗚乎上款事臣不忍
更提至於以是以一事夫追崇之論苟非凶賊逆臆孰敢萌心発口而乃於聖人之前
妣系惟晃之說者爲渠斷案況以推戴等說資之特之忘論不盈論謂此中之達非渠

而讙聖敎有曰原其心則出於慮患論其言則歸於妄矣噫噫追崇之說自其口矣狂哉
之說亦自其口矣則國家之所患者渠也自他人處之則可也以渠處渠太不近理夫無
蘖者無心之謂也而鳳漢則無君之心蓄於平日愠懟之言發於中情則是可謂無心乎
萬古天下寧有悖逆不道如彼而歸之無矣者乎且殿下既曰開之者之辭罪眞也云之
者之自明亦眞也忠逆之間元無兩是之論使渠千喙萬古罪惡彰露無餘雖欲
自明其可得乎人參事既有查處之命若爲其難繼至欲無用其心所在又待行
査而後知其人臣有此負犯乃以地處之甚一向容貸則是果罪不可討王章不可
誅三尺之律亦之何用其答曰昨日召面於席間忠心臆更何多喩面之章既到而
上教相持者面以草野之蹤一之章二之章執而不爰予之能批云云者豈或循私而然
其理予漫漶不已過乎噫君臣之間貴在相孚面之不諒予心何至此乎今而縣
令閔昌到疏論鳳漢厚薄表裡審勿辨勢相合又論關西前道臣趙曮病国

者一殃民者三身布納官木錢參半自是軍制而以純錢督捧又以其米還貿

麗木利斂於官此其二病國一也列邑軍餉穀方春分委於穀數之已也余貴入官秋

賤則賤貿於年豐之足以穀轉簿之久作爲年利之資此其殃民一也旧設償債

庫乞端翻羅徒存虛名此其殃民二也此路使价委輸甚繁害及細民故訟

路二千餘店各亂分馬以停責立民馬之忽而減其原數托以稱補於從馬庫而

乞其原減馬之後委輸不隨減焉則責民馬又將復焉此其殃民三也外特情

議內依權貴出沒變詐其人窃名牽要之地平步而登乃是世鄭園子中人也

如此附逆病國之賊不宜寬配而止臣謂附逆罪曠大施邦憲懸示西門焉

傳曰戊寅八月初七日都承旨蔡濟恭牌招入侍時上曰卿聞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蔡

默閣入侍迭語乎濟恭曰於丁丑待罪伊川故未得聞之而戊寅年間以知申

入侍時尚音每於迭奏時附耳密達故非但承旨不得聞史官亦不知矣上曰

予親承大行朝遺敎當洞亥之冬時大行朝有是候引見大臣於恭閤下敎曰予病如此萬一不諱其於宗社臣民何今日果令衛權孫壽孝乎尙魯佯若垂涕而奏曰殿下何如是過慮乎儲君之如此臣亦先殿下而有所料量云伊時送語如此矣視此所對則其心所在萬古逆賊也其後尙魯連擬首相以大朝事告于小朝以小朝事告于大朝互相欺蔽讒搆罔極苟非兩朝止慈止孝之聖德其將亂宗社者何地自丁丑以來釀成壬午其罪狀不可勝也而至於癸戊寅藏處歷臨時事関係尤大朝時為如厠歷臨有何所為而終至搆奏大朝乎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若尙魯之凶且獰乎哉且此時春邸未有失德而禀以首相包藏禍心備極讒搆是所謂不戴共天之讐大行王在宥時命予之敎良有以也仍傳曰丁丑恭默閤入侍送語今於刑判入侍洞諭今日記註許令諸臣見之仍命將恭進詣徽寧殿奉審時實年時實年御筆也傳曰嗚乎金尙魯之罪可勝誅哉當丁丑年

二月二十五日恭默閣入侍時大行大王有所下教則尚魯敢以罔測不道之語仰對於
席前苟有一分臣子北面之心寧舍天下豈忍為此等言於兩宮之間乎先大王譬之馮道壬
午後設東宮後教予曰尚魯位之譬世子之勤全致仕自矜心於天下後世也壬午章
雖不敢更提於他日而壬午五年之時醲主今五年後垂即一尚魯而已拜稽闕
名銘諸心肝公除之後方敢下教致顯以其亂逆之子肆呈誣人之疏有若仇敵
者豈若此不已其將混羣凶同淑慝而使東土衣冠之倫盡歸於乞君乞父之域
矣昨夜見政院日記者見日子符於合部到此之時何待公除之後敢奉朝賀
全尚魯盡追施逆律以正君臣之大義使亂臣賊子知所懼而追律既有先
朝禁令予何更剖為先追奪作盃之傳曰予之銘心腐骨者非但一尚魯又有
文聖國丞事從當洞諭而尚魯既已延分則其在王章不可揭於公除前淑儀
文氏私第安置聖國卧死歸下未施當施之律斬屍之律既有禁令雖不更

剳其令王府亟施孥籍之典公校理李秉模疏請尚魯子侄并令絶島安置於漢
亞情逆節畢露危徐亟加誅處世良漢鄭家承刑趙宗鉉賊遑心腹附賊逆賊
請並施孥戮答曰尚魯子侄事依施洪於漢事從當商量處之洪良漢趙宗鉉事
過矣（致良施義致昱甲山島致慶島致恭巨濟 致良孫子島致金甲島致顯較勉南海定配）公副修撰尹東晩疏請鳳漢於漢厚謙
夫正王法金尚穆洪氏私人諂附厚謙昨冬代聽之初仍出翔鳳疑亂複及其黨於謙
締結和應昭不可掩先施削黜之典元義孫曬附厚謙羣黨南貨罷洛趙瞰依曔
枝治鄭煥猷奴顔婢膝吮舐厚謙虐張自備濫受是資潛輸私賂以當將薦宜
削資後削職罷人洪昌助之爲人陋悪士夫恥與附大蓄色事不爲而翔鳳懲討何
等大論身爲諫長肆然停啓宜施屛裔金鍾正恭謙移配反遠近地其處當
貶公之罷宜施屛裔批答不下公四月判府事金致仁劄畧鄭履煥人參事此
是頃年金龜柱已發之言而丙戌提吊即是也時則俟命海島無因一陳今履煥後

中其說事係久遠未能詳記而當移直集迫之日府院君金漢耈使医官進言曰
聖候彌留宜純用羅蔘方可奏效而進御湯劑貢蔘羅蔘泰半用之云何不
純用羅蔘耶洪鳳漢適在傍謂臣曰今羅蔘所儲無多若純用羅蔘而告乏
則將純用貢蔘豈不悶迫乎又曰内局事非國舅所可幹預臣以來教誡此金相
之言亦無不是處而確停當之意答送医官而旋因庶感遂納童蔘並其羅
蔘用於湯劑其時性度不過如斯寵社則謂以面言發臣屢恨則曰操切擬罪
是何如臣之所犯差異耶臣既忝嘗藥不能致誠爲人猜抑其罪如何答曰非卿
言私之時如今貿罪臣金若行疏累錫恒光佐泰億罕鏡之臣魁奇輝之同惡
也追奪未幾旋復其官蓋出先大王容物好生之仁而兹當殿下初政所當先孰
大於下誣誅逆乎大行大王含垢匿瑕諸逞徐忽直革旧心而躑躅跳踉至於
向日峕元翊等科第而極矣噫彼俞官猶非先朝之臣乎其心所在誠不測而

及夫乙亥竣獄乃以雷同遁辭含糊彌縫之癸卯偽科此徑係佃攸癸卯偽
科命名設行之意益肆忘倫尚今不得罷遂成亂階式至于今名義臨亂又同
大行大王諡冊文使李福源製之乃模畫鋪張何等重大使偽科逆種陞職
耶伏願先正錫恒先佐茶僊之罪亟行孥籍之典繼削癸卯科次論金尚喆
李福源黨逆之罪又收福源撰諡冊之命雖然今此亂逆本原尹宣舉父子
是世宣尹為鍋血黨遂情於辭職誨蹈於絕交平生伎倆不過欺世盜名極
則文歸文過賣搗不死之義背絕師門潛自據扶之術建瓴肚赤已作嚆矢
於辛壬始因斯文之是非終成國家之忠逆其在板本屢原之道不可不追奪
尹拯父子眉留以破亂逆之窩窟答曰先佑儒恒茶僊既有先朝已定之
義理更何待雜亟施追奪之典癸卯科偽人皆是先朝養庸之臣先朝下
教又當如何而今番所陳太涉悍矣金判府事事予所目覩有何煩陳遑

逆云云構誣極矣此等氣習先朝之所習見痛治者也有何覬倖於此噫嘻

者公車日積凡氣不好以甾荒雜之輩復肆跳踉之習良可駭嘆○傳曰史判

徐命善所奏不愧古人兎樹豆後董稍永炭之不相干而世所知而稍復自

司者予膺嘉之將此下教以載註○傳曰聖国乞金連集以妖僧長髮出沒於

宮禁粥惡貿盤脣并收為婢○傳曰幼孝事一和疏事係壬午事云當依先

朝遺教嚴處為先寧因獄曹○傳曰文氏既已其亂直奪其留孫○傳曰雖在公

除蒔此誣及先大王之大逆不道也當親鞫於殿庭以告先大王之靈乎則曰李

一和是孤雛腐鼠朝已下教李沱師正法世後先大王之志可明所為孔行○

傳曰攀援邪逆締結非類則士夫之所唾罵朝廷擯棄今當一初之日其欲

正風勵俗宜先此輩予於金若行見之矣百人雖言事以渠所為何敢開口

論朝廷事乎雖以不齊言之意賜批於原疏亦不可以此屢懲金若行限己

身禁錮厶親鞫罪人李德弘李一和李浚培韓光際趙載翰金壽 李萬軾曹
晦根趙漱真趙德真趙方真李勉海李東秉崔在奐任城俞沃敎柳成模朴
相老宋冕度趙雲亨睦祖洙睦宗度李東馨鄭守淳柳翰甲拏秉厶罪人
德師相老大逢誕上承服正法厶三司合啓尚書拏籍文氏枝律厚謙正法其母
徐律拾沃削奪遠竄不允沈翔雲嚴鞫得情未正王法答曰爲先靜竢若蘇
宋臣亭百官庭請尚書孥籍文氏厚謙母子施以當律判府事洪拾漢爲
先極邊遠竄答曰罪有大小事有當否不成啓係爲卿等慨然翌日又請尚
書文氏事答曰尚書事特從卿等之請文氏之貸一命予意有在厶戶曹判書具
允鈺號臣與厚謙本有世誼臣住二岸年秋邑專出於見許兩延故不無畏約加
意待之一二年來愈見放恣至是漸示自疎之跡昨冬伏奉下教即已畧絶雖
然罪惡少露之後相親之月尤覺驚心茲敢首實自致答曰昨冬下敎已係

鄕亦今者卿章過可謂過矣□俔(止宗熀達)啓徒恩君具允明亦判書具允鈺遠
竄罪人具庠行司直具庠謟附厚謙陰謀秘計無不與其中庠外作情論
欺蔽士類以現捏判府事洪於沃見其不絶厚謙暗地交通綻露無餘矣具
允鈺自明之章是豈成說當厚謙全盛之時既離垂拜無不爲之及厚謙失
勢之後敢爲自矜拔之計肆然呈疏將此心腸奚事不爲允明允鈺庠廝請
並遠竄答曰具庠之欺蔽一二士類至者果是何爲士類乎若爲具庠亦美則
其可謂士類乎良亦寒心且允明及具庠事雖是懲討一箪句斷有欠情覈
甚厚之見望於具允鈺之相絶厚謙已有下教不可以此勒成罪案其涉過矣不
允□親鞠時傳曰鄭厚謙李京馨柳成模睦祖洙睦秀中特啓□罪人載□承
服正刑罪人合有鎭獻依法照律□傳曰李浚揆既居法師之臣疏則不可以筆
於後推考有何容貸庭鞫時更可嚴訊事一款李範甫或身呈罔測之疏

或弟叅不道之說而範濟獨出一和之凶疏同叅相左之不道或叅凶疏圖同
情之律烏可免於嚴訊之下一向抵賴尤極凶獰廷鞫時以知之律嚴訊取服李勉濟
雖不呈疏疏之章既出於渠手而一向不服更加嚴後以閔睦祖煥以祖述之兄不啻旧
習徃來趙家之狀既已承款極邊安置與處俞漢慶不可以渠矜明取信減律定
配任成遠邊定配鏡城韓光黎之儔俦凶徒綢繆凶論之狀既發於諸賊之招又現於
渠裡之礼論以邪慝為進訊問雖然以渠招與諸招叅互詳覈則有和同之情
乞和同之跡不可以搢招中言外之意臆為斷案二次刑訊定懲其罪其在當恤
之道宜施寬貸之典三承府圍鏡安置傳曰可今鞫獄尚未收殺致顯依律本
發配傳曰凶徒之狀不但昭不可掩範濟之凶疏相左之凶言既出於渠
家會之時則渠烏敢幸逭同情之律而以諸招叅之其凶言在於翌日不可以
額閔疏事直施減死定配勉濟本是聾瞽情跡又有可恕之端定配熊川薺鎮

不可以予告文係本律決定配遂議爲奴 罪人一和翰申承服正刑○璿殿御製告由
文曰嗚乎肆予小子祗承疇昔之教不待出除之限天討方行罪人斯得若逆
節一和翰申次茀投疏凶言凶説論我大義誣及先王若相走則聚會凶徒謀議
凶疏之日煨爛酬酢者匪則不道甚天悔致虐同一膓肚不敢畢説以滅我先昊
止慈之仁若載翰則包藏禍心自作窩窟和應相走之凶言主張諸賊之凶疏締
結兇賊覘覦朝廷無向之後情節必露雖欲以動戚畹貸奈王章何若範海
東讓則本以梟獍之徒附於韓老之輩凶疏則首唱凶言則耳聞綢繆之狀亦
皆自服嗚乎以予在疚衰麻訊因彰以明我先王之志闡我先王之義而慰悲我
先王之靈也肆丞諸賊之罪仍師尚胥以不道正法一和翰申載翰以誣上不道正
法範海東讓俱以知情或伏法或杖斃其餘于連次茀究覈嗚乎奉先
王之有意付先王之兇人自今以往小子其可以不負先王之志事也耶茲因常
莫膺申告儀○初七日出除○傳曰若驪罪人韓光傑尹茶淵更定配光傑機張

叅閒 諡義

二傳以洪拾沃事三司齊發至於庭請而尚靳一俞者予意則別有在焉噫從
古人君若有事關於己者則不忌典嫌之意以至不舉論認作寬和之度自不覺其浸
淫義理之歸此明主哲辟之或不能免也可勝歎哉嗚呼大行大王是候殯留靜攝多
年至於昨冬則朝事國事實有難言之慮而以日月之明念宗社之重前席示代聽
之意中朝蘖乏臣之歎苟使古之大臣當此時勢則何待聖教之諄諄而有所以為宗
国之地耶彼洪拾沃以姓則本自愚濫以學則難辨帝豨以乃兄之故受先王拂拭之
恩節次擢還致位三司則固當竭力畢報以效塵刹而乃反以貪樂為快計以賣
為能事至以不必知之說容易發口猶不知懼及夫徐命善之疏出而反生對敵之
計不忌臨懼之道雖然今日諸臣之曰有違情曰有異志者此則萬萬過矣決是情
外之言也噫以庚寅間事言之其所患得存吳蔡攸之援脈所以處於君父兄弟
之間者必此則他尚何說其在正名義之道所當嚴處而皆坐於不孝何足誤
誅判府事洪拾漢為先削職礪山府處配○工曹參判鄭履煥疏冒䓁臣入

侍帳殿每間鞠囚之供則輒因臣疏為言噫此正毫釐之間忠逆之判者也
蓋臣疏本意源頭義理尊之守之如日月金石而就其中辨討咀沃而為
說也若凶徒之為言者則欲変乱移動於源頭之義理夫臣之言指意
逈別不啻千里而凶徒敢生死中求生之計拖引萬不相近之說総蒙
昭晰無餘顧臣駭痛當復如何答曰予意已諭何忍更提○草土臣
金龜柱疏畧近日諸疏中人蔘事即先臣志事所在也臣壬辰之疏
洞盡無餘至今五載及聞行查僉下以為九原忠悃今可以白伏見
判府事金致仁劄則其周徒糢糊全沒彼此斷截漫漶其曰事
係久遠未能詳記噫此何大事乃諉於時月已久静神智耗乎又曰
国舅使医官送言而奉朝賀適在傍向臣而言云云何其沒失之甚
也蓋先臣純用羅參之議發於二月二十五日藥院移直之際而直
至三月十九日始乃得用則其間數十日先臣之使医官往議不啻

幾次一日之頃亦至屢焉此則医官莫不知之而大臣亦必耳熟今其所言有
若先臣偶然送言彼偶然侍聽自己偶然答送者然誠莫知其故又曰貢蔘
羅蔘之半用之云此亦非先臣之言也蓋原貢之蔘非御藥所堪用而其時余
爲進御之需羅蔘單入五六分重自正月至三月一周此例定所變改若其參半
之用在於旬後逼訃日子未滿一旬今其言只舉一旬參半之用不舉其三朔五六
分之用而歸之於先臣之所言何其謬也若自初年參用之則先臣何必遑汲力爭
被手額之斥而不知止乎其劇又以先臣而言謂之善界噫是何言也其臣
先臣直宿於司鑰房與臣出入處過其前諸大臣入侍罷後輒或相訪致仁
亦相屢到則其所謂送医雜復之說反不及於相面之時云者萬不近理未知何
爲而出此言也蓋其時醉酥非但大臣之使大臣力論大臣亦勸先臣言之今雖曰
日月稍久此豈可忘之事耶此而忘之則天下萬事真是不可忘者也今大臣劇
殆反掩抹之不免孤兒寧不痛哉答曰卿疏所引與大臣之劇逕庭乎爾

以爲謗者大臣豈或爽棠陳劄而卿亦豈或過引先訓乎予非欲爲是
奈此難以查實何哉專恭善之尚今不問職由於此也〇工參鄭履煥疏略
昨伏見所下敦召鳳沃者溫諭勤摯促使入城驚感愧惶殿下明知公議之
所不容而特以庇屬不忍加罪不惟不加之罪又從以諭之召之有若無罪者
然嗚乎以恩廢法非秋春正名之義以私撓公欠聖人體天之規臣以何顏
厠跡朝行與彼周旋犯其駭機也茲敢徑暴鄉路答曰私之一字斯速蕩非
聖人安得擺脫而予所勉自勵者庶幾克祛一字斯速淨盡之境今卿曰
以有欠卿或不諒予心耶其在欲勉之道方此反省而內省不疚揮非聖人之
言乎卿之此札固知忠於言不用則去之之義乎意以此卿何遑遑卿其從速
上來〇判府事金致仁劄略金龜柱疏謂臣劄辭沒覺張皇條對直
忉臣於周遑漫漶何言之易耶其既持臣者不一而遂居臣復日乎泰用分

數以茫昧神思何能詳記乎至於面言云云臣劄所謂差異者特以其所記
在於筵席性復故也追思伊時聲應有酬酢而奈於未記何哉臣自初語息迄盖
衰昏餓頓之事亦多遺失今若責臣以精神之耗頹則可也乃反疑之大過有
若臣吞吐本事游辭掩蔽者然其亦淺知臣矣答曰卿之言未詎有云者已
悉於筵奏況今所陳如此卿何過辭爲召對入侍時左承旨洪國榮所啓
故大司諫李存中以清明潔介之操忠君愛國之心當尚魯霸柄之時敢陳
一二疏刃討凶賊伊時至有朝陽一鳳之語而尚魯用事之日遂致甬儲鮮陵十
年竄餓以沒其身士林至今嗟惋先大王追錯之教屢發於筵席今則尚
魯罪狀現狀天討既行在朝在家褒獎之道宜有特異之典而唐之禮山反
後致誅張九齡本朝沒立誅後賜祭朴淳可以爲例臣嘗耿耿於中故敢達
矣上曰奈贊館言是矣予甚惜焉其在獎言路樹士氣之道宜有褒

贈之典況文衡準点者乎以大提學特贈可也○傳曰噫章徐老之事非但予
甚悼惜先大王特下伸雪之教雖使死者有知庶無遺憾而今此李濰所論
李潭事中一二句語不但先大王今春處分之後所不敢更提者又況語不擇
發不自知其欲罪李潭而自作先朝之罪人良可駭也大臣雖曰死後之追奪
即生前之律厚德薄之時黨論不可反施極律於薄厚德之人乎則曰此猶踈
節至於濰疏中畢末處一句語時朝許予侍坐則元是近似於此教者濰既
非入侍之人則何從而聞之至於謄諸章奏乎大抵言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
用此王者待言官之道也此則不但不用而止者語犯莫重職非諸閣與向
時袖劄之比大段逕庭行副直李濰削職司其疏給之○副校理沈有鎮疏
畧厚德通天之罪神人共憤其生父與舅兄偃處城闉殆同平人論以法犯旁
有是理至於安集洛托身賊臣甘心奴畜一番鞫問在所不已春秋之法先治

黨與若論厚誼之四黨即李譚為魁專擅銓柄以樹賊黨籍制一世輒為
先導甚藉毒焰恣行威福陰謀秘計密助暗贊書簡繆綢蹤跡閃忽國人
協從行路側目厚誼之為厚誼即此輩為之羽翼而顯戮未佳（峯）誅先及當
此凶孽廓清之時何可以已死不論乎 謂 鄭錫達鄭日讁亟施竄配其弟
之在京者屏出鄉里削黜罪人安魚濟亟令王府嚴鞫故判書李譚亟
施追奪答曰鄭錫達父子併逐鄉里安宦齊從當有嚴問之道李譚果
有罪而既非逆賊死後一律得不過乎當更問太甚而處之。傳曰再昨下
敎予豈有深意而具疏語可謂乞情而悉蔑前判書李陸給牒叙用